良友

THE YOUNG COMPANION

No 87

第八十七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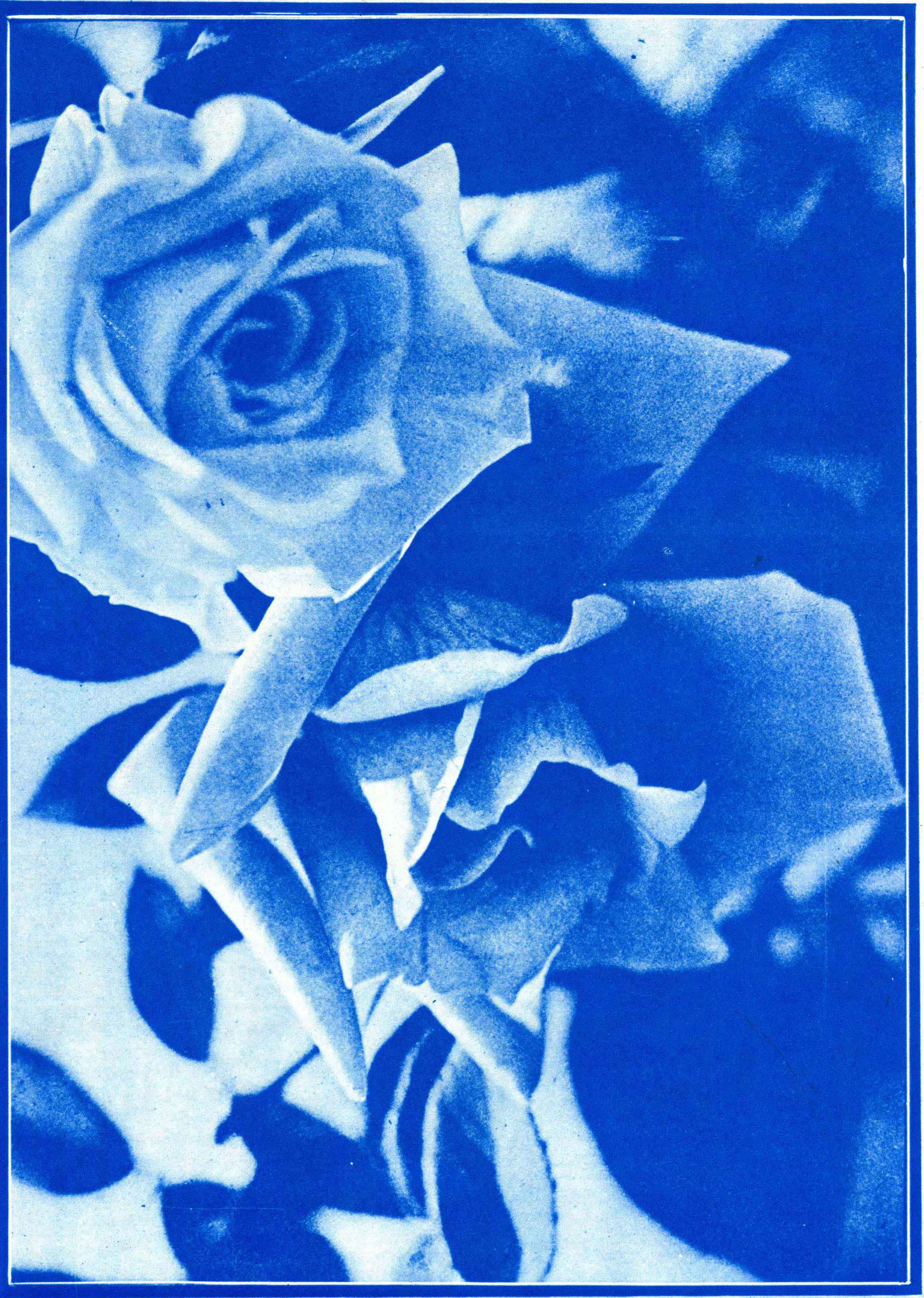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ENTERED AT THE CHINESE POST OFFICE AS A NEWS PAPER

本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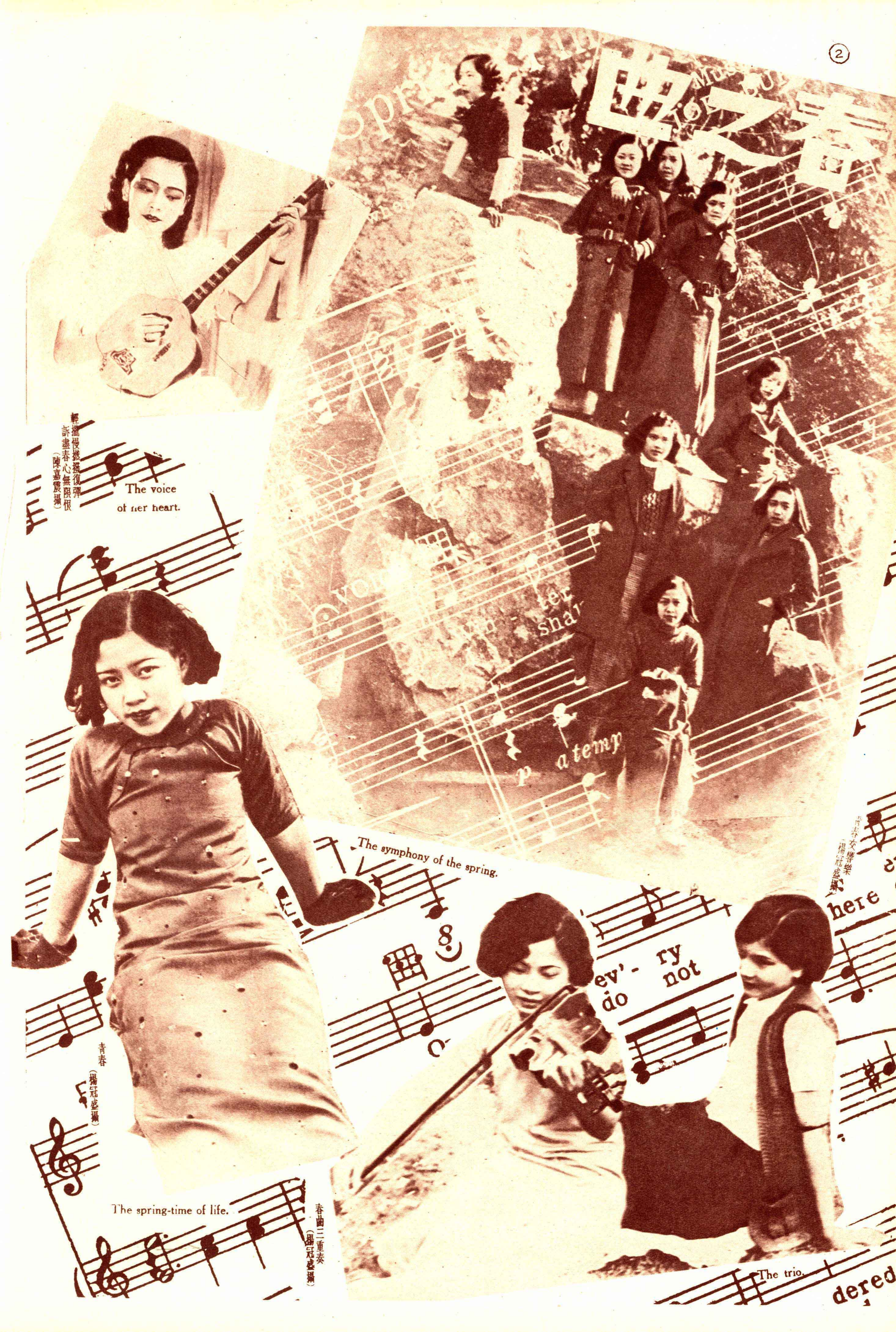


四七一一
都是佳雪花精
貌之美惡。全視平日愛護肌膚之程度。雪花精爲潤膚之必需品。日用四七一一
都是佳雪花精。肌膚必細嫩。容貌必秀麗。因此雪花精。質料優美。色白香濃。每日搽用。肌膚受益多多。
四七一一都是佳化粧品計有香粉香水精生髮水香皂等。均用藍底金字貼頭上印四七一一號碼爲記
各大藥房化粧品店均有出售
中國總經理
德商 美最時洋行
No. 4711 Tosca



Now the noisy winds are still,
April's coming up the hill.
A rose here, a rose there,
And lo, roses, roses everywhere.

四月裏的薔薇處處開
（周連軒攝）



春之曲

輕攏慢撚撥復彈
訴盡春心無限恨
（陳嘉震攝）

The voice of her heart.

青春交響樂
（楊冠盛攝）

The symphony of the spring.

青春
（楊冠盛攝）

The spring-time of life.

春曲三重奏
（楊冠盛攝）

The trio.



Young, care-free days.
清歌一曲（池深攝）

The rhapsody of youthful days.
青春狂想曲（陳嘉震攝）

Song of the dawn.
春朝曲（陳嘉震攝）

Serenade
春夜曲情曲（盧薇贈）

Miss Philippine.

春之花后

一年一度之菲律濱嘉年華會，均在春日舉行，會場內除陳列境內優良土產及羅致各種新奇遊藝供人觀賞外，并選舉未嫁美女爲花后，尊之日菲律濱小姐，本年係第八次大會，當選花后者爲華僑陳鏗君之女公子，右圖即其倩影。

（菲島中華日報寄贈）

天龍山之雕刻藝術

我國之佛敎石室，以敦煌之千佛叢，大同之雲崗，洛陽之龍門，及太原之天龍山爲最著・天龍山在今省治南約四十五里，原名方山，北齊建天龍寺於山，故改今名・前歲本公司全國旅行團登覽是山・撫摩佛像・攝得照片頗多，茲特選出若干張刊登本誌，以供國人之玩賞・

Buddhist Carvings on Tien Lung Shan.

Tien Lung Shan (Mount of Heavenly Dragon)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mountains noted for their buddhist carvings. It is about fifteen miles south of the Tai-yuan City, capital of Shansi Province. It was formerly called Fong Shan or Square Mountain and has been changed into the present name since the building of Tien Lung Temple. Pictures shown here were taken by our camera-men during their National Photographic Tour



天龍山之漫山閣及九連洞外景：九連洞九洞相連，洞內外之佛像及浮雕，均依山勢而成・漫山閣共三層，中藏石佛二尊，爲魏代遺製，其兩旁石壁間，有佛龕無數，惜近年來多被外人剷鑿竊去・殊堪惋惜・

← The mural painting in the Tien Lung Temple.

Buddhist images on the walls of the Cave Temple Kiu Lien Tung. They are the wonderful relics of ancient Chinese art belonging to the early times of the Wei Dynasty (A.D. 330)

漫山閣中之巨佛，身長二丈・

The giant buddha, 20 ft. in height.

天龍寺中之隋代塑像

The giant statue depicting warriors of ancient times to be found in the Tien Lung Temple

天龍寺中之銅佛

← The bronze buddha in Tien Lung Temple.

天龍寺內隋代塑像一斑

Ancient sculptures in Tien Lung Temple.



天龍寺中之壁畫

天龍寺中之隋代塑像

九蓮洞內造像一斑
The buddhist carvings in Kiu Lien Tung.

九蓮洞外造像

九蓮洞中北齊造像・現已被盜・祇餘斧鑿之痕・供人憑弔・
Where ancient statues were stolen.

← Another giant statue in Tien Lung Temple.

Carvings outside the Kiu Lien Tung. →

九蓮洞壁上浮雕
vings in relief in Tien Lung Temple.

ICE HARVESTING

天然冰的儲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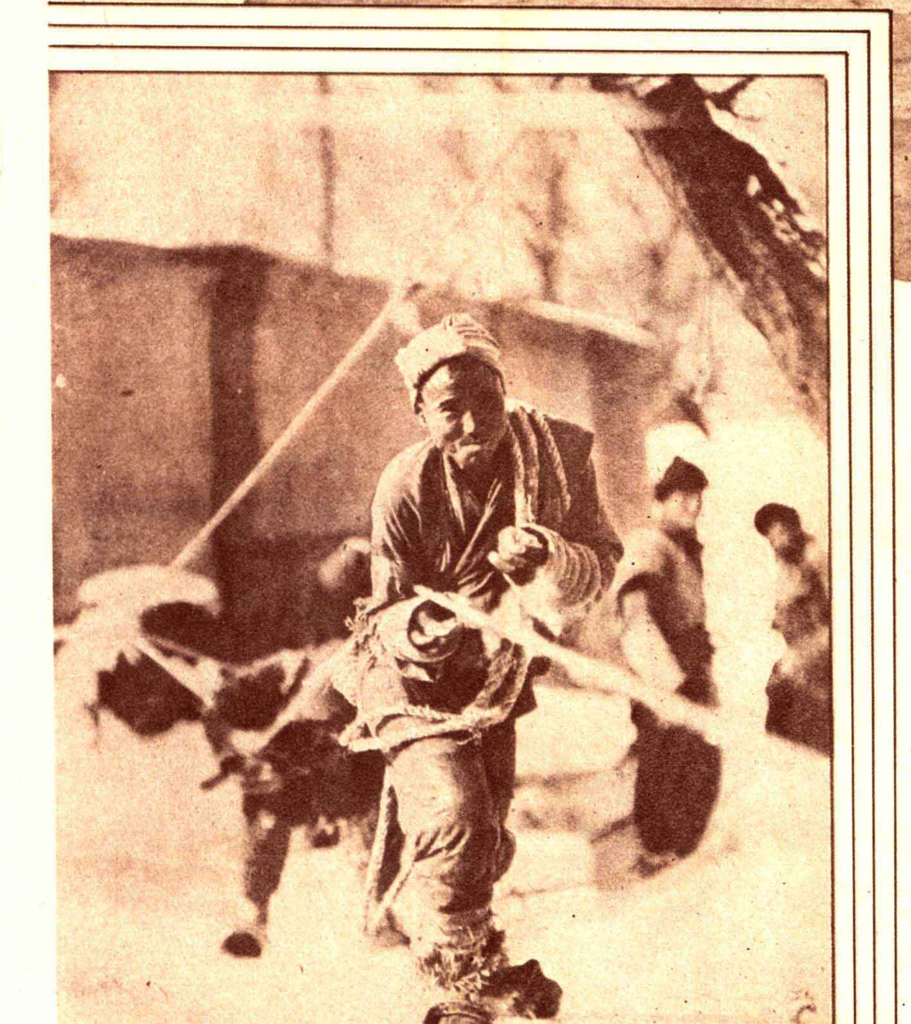
（鄭景康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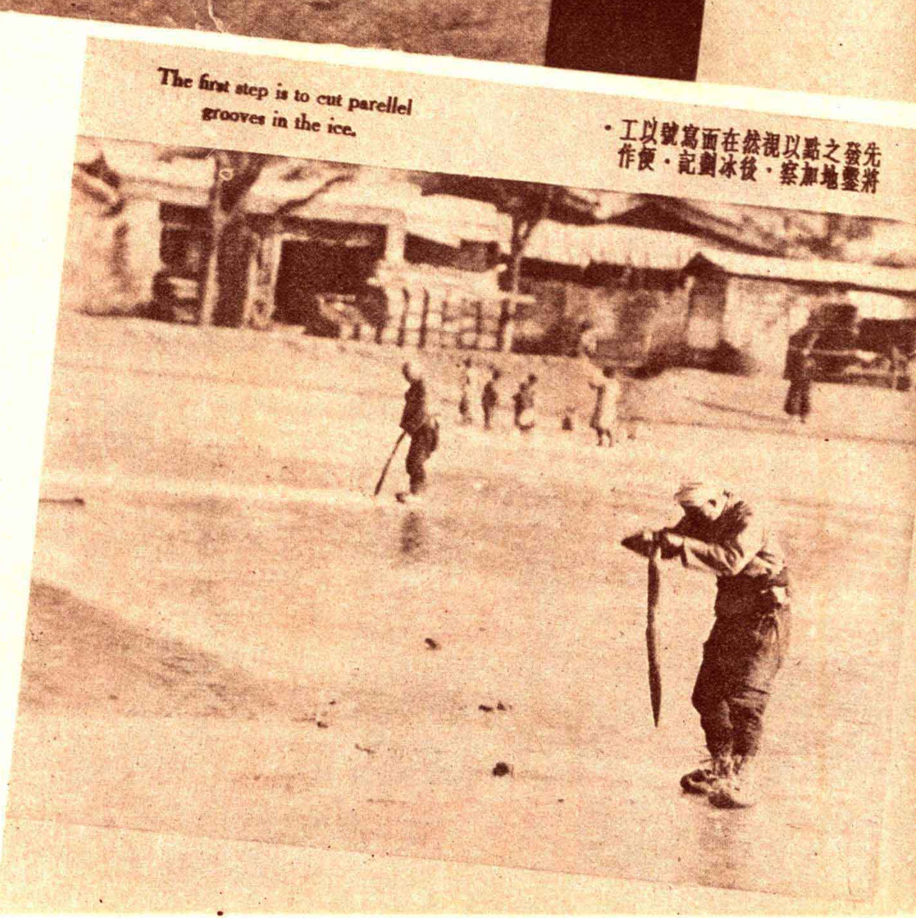
一片雪地——冰商的富源

Natural ice from the lakes, streams and rivers of cold regions is harvested in winter.

將冰鑿成方塊、由工人用繩拖運上岸・自岸拽直達冰窖・均有繩欄・使工人運冰時有所牽扶・不致地滑失足・

Hauling the ice cakes ashore.





The first step is to cut parellel grooves in the ice.

先將發鑿之地點加以察視・然後在冰面劃寫記號・以便工作・

木炭之製造

炭的產生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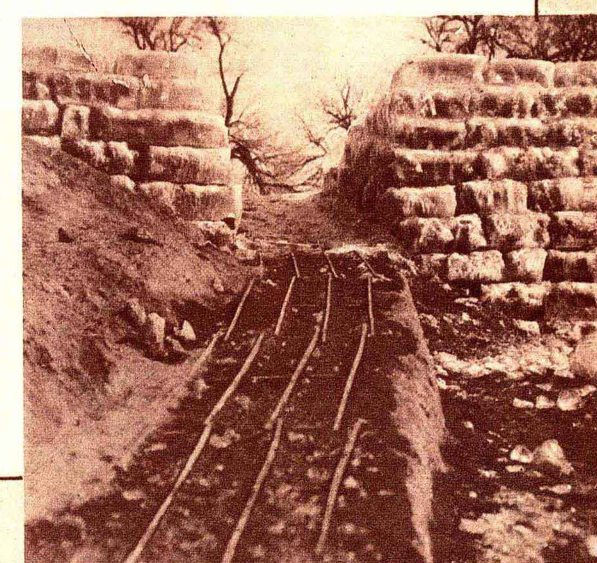
（1）先掘成一個丈許見方，深三尺許之大坑・

（2）塡積木材於坑內・

（3）坑上堆蓋雜木・

上冰窖之斜路・地面均鋪鐵軌・亦爲謀便於工人運冰之故・

The rails on which the ice cakes trav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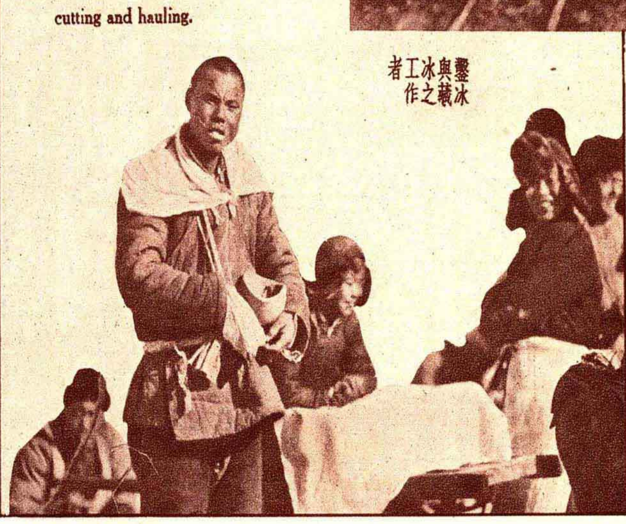


運冰時每遇拐灣・旁有工人持鐵鈎撥動冰塊・以減阻力・

The journey to the ice house is sometimes assisted by an iron h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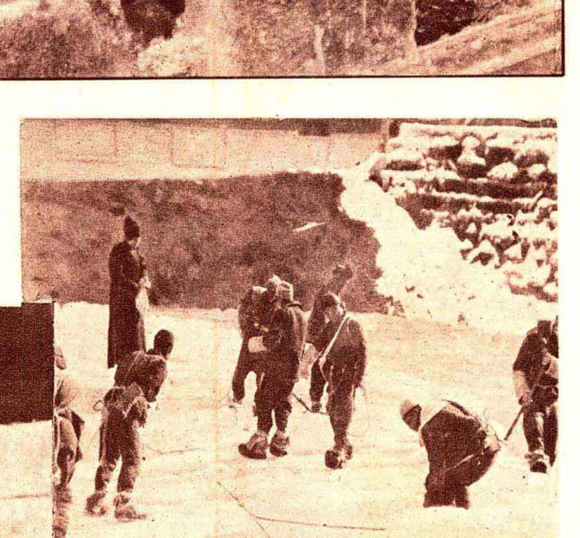
鑿冰與藏冰之工作者

The workmen that does the cutting and hauling.



冰塊有不整齊者・由工人稍加修正・以免運入冰窖時・佔地過多・

Chopping the ice cakes into uniform size







左圖爲冰塊疊齊後・冰窖尙末鋪泥加封之狀・

Piles of ice cakes ready to be packed in earth or saw-dust until needed.

冰塊運至冰窖中・一一砌疊整齊之

Arranging the ice cakes in order in the ice house.

Charcoal Making

1. Digging a cavity in the earth from 16 to 20 square yards in area and 3 feet deep.
2. The cavity is then filled with chopped pine logs.
3. Over the solidly packed cavity, logs of various kinds of wood are piled up in the shape of a mound.
4. The mound of logs as it looks when completed.
5. The mound of logs is next covered with dried grass and a layer of earth.
6. A hard layer of clay about one foot thick is laid over the mound.
7. On one side a short chimney is erected.
8. On the other side a fireplace is built, in which a fire is kept burning for about four weeks.
9. The hollowed mound is now filled with the wood from which charcoal is made.
10. The finished charcoal is packed in grass bales to be sent to market.

炭的產生過程：

(1)先掘成一個丈許見方，深三尺許之大坑。

(2)塡積木材於坑內。

(3)坑上堆蓋雜木。

(4)木材滿蓋坑上，高如小丘。

(5)坑上蓋滿木材後，再復覆以乾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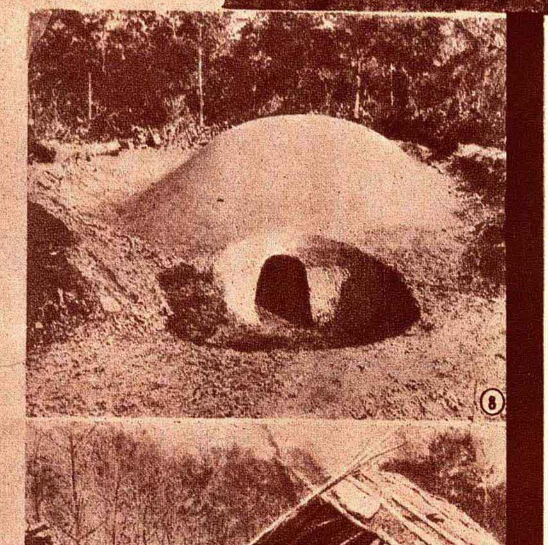
(6)坑口用粘土凝固之。

(7)在坑之後方開一烟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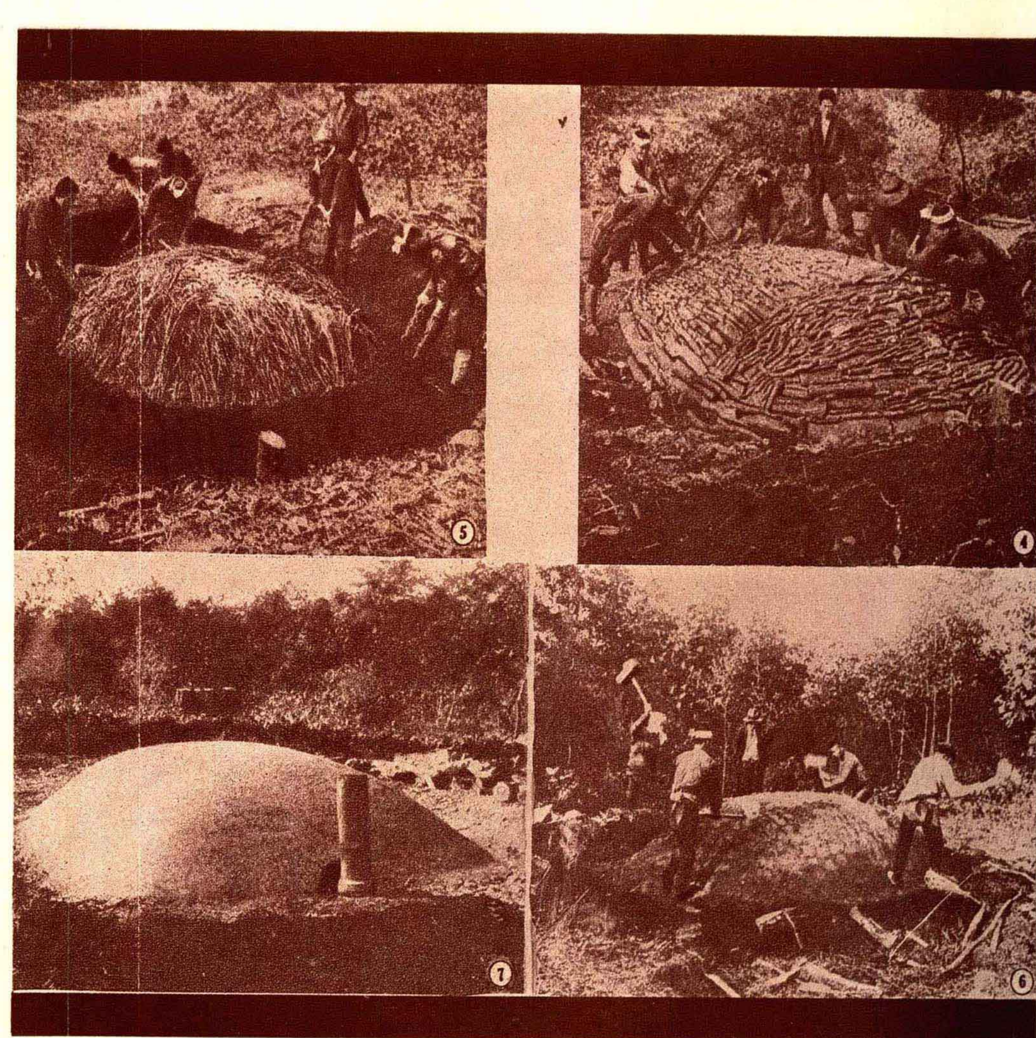
(8)坑前闢一小門，稍舉火焚之。

(9)坑稍經用火焚燒後，再滿塡木材，在坑口點火，俟火既燃，遂將坑口封塞之，由小穴送入空氣，如此燃燒四日，便成木炭，最後則并小穴亦封閉之，再放置二三日，以祛其熱。

(10)木炭既成，從坑內取出，裝簍應市。







新生活運動及其他國內雜事

THE "NEW LIFE" MOVEMENT AND OTHER CURRENT EVENTS AT HOME



南昌新生活運動

蔣委員長中正氏最近提倡新生活運動・其目的在使全國國民均知禮義・明廉恥・守規矩・愛清潔・從保護自己身體進而保護自己國家・爲實行民族主義之一種基本運動・三月十一日南昌各界舉行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民衆參加者達十餘萬人・蔣委員長夫婦及贛省府主席熊式輝氏蒞會演講・散會後民衆遊行宣傳・同月十八號又舉行提燈大會・燈彩輝煌・備極熱鬧・

"Discipline, orderliness, responsibility and honesty will henceforth b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new mode of living" was the key-note of Gen. Chiang Kai-shek's speech on "New Life Movement" which was delivered on Mar. 11, at Nanchang before an audience of 1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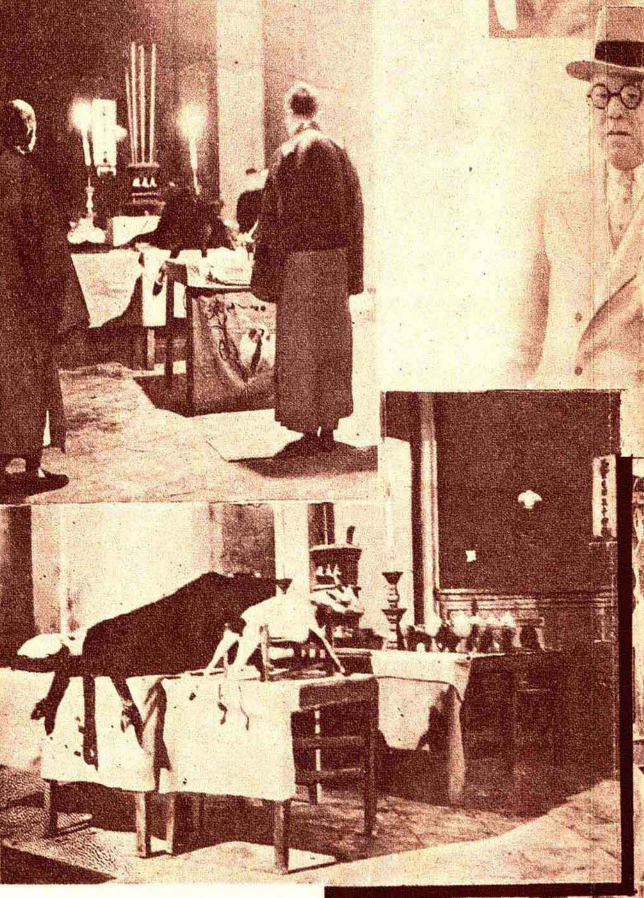


南昌新生活運動大會中贛省府扮演新舊家庭比較之彩台

The New Family vs. the Old.

南昌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之化裝宣傳

The meaning of "New Life" dramatically interpre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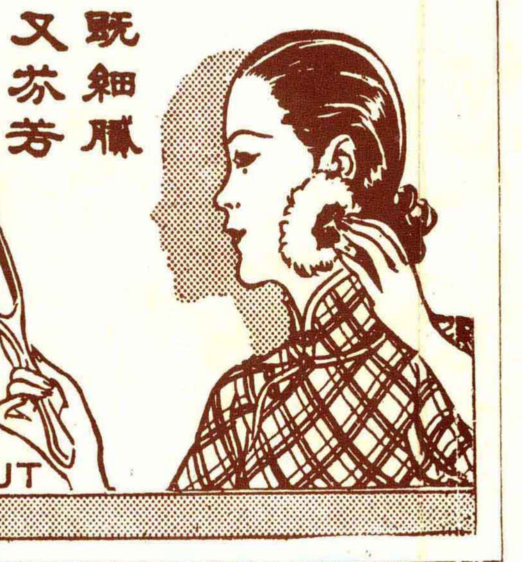




柏林中國繪畫會開幕

吾國繪畫近年來漸次在歐美各國舉行展覽・多博[illegible]譽・籌備頗久・由名畫家劉海粟氏主持之柏林中國繪畫展覽會・已於一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在柏林之巴黎大廣場國家美術館開幕・全部作品共分十八室陳列・每日到會參觀者達千餘人・德報稱此次中國畫展・爲歐洲藝壇最壯大之盛觀云・左圖爲繪畫展覽之一部・上圖爲柏林大學請劉海粟氏演講後并請劉夫人即席揮亳作畫情形・（戈公振寄贈）

Chinese Paintings Exhibited at Berlin: A few hundred Chinese paintings were exhibited at Berlin on the 20th of Jan. with extraordinary success. Left, a portion of the exhibits. Right, Mrs. H. S. Liu showing the German artists the way Chinese pictures are painted.



祀孔大典

廣州當局近爲維持吾國固有文化道德起見・因有尊崇孔聖之倡・三月十七日昧爽・在廣府學宮舉行祀孔大典・由省府主席林雲陔氏任正獻官主祀・亦晚近復古聲中之一件政海美談也・上刊兩圖爲祀禮中之三牲祭品及正獻官肅立於爵帛案前主祭時情形・（黃劍豪攝）

Confucius returns to his former popularity in Canton: Pictures show how his birthday is officially observed on Mar. 17, in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Canton. Above: Bowing before the Tablet of Confucius is Mr. Y. K. Lin, Chirman of Kwangtu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上海南市國貨商場國貨出品一斑（陳嘉震攝）

A show window in the Native Goods Emporium, Nantao Shanghai.

3



南昌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羣衆參加之擁擠

The Mass Meeting held at Nanchang.

贛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三月四日舉行總檢閱時檢閱南昌小學生指甲情形

"Youngsters must keep their hands clean"

贛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檢閱南昌女童子軍情形

Inspecting the scouts.

柔佛國王來滬

英屬馬來聯邦柔佛國王伊白林夫婦作環遊世界旅行，三月廿一日晨抵滬、勾留三日，轉赴日本遊覽・圖為伊氏夫婦抵滬時留影・（蘇叔寶攝）

Sultan and Sultana of Johore visit Shanghai.

南昌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開會時蔣委員長演講新生活運動之意義

Gen. Chiang addressing the crowd.

南昌新生活運動提燈會中之醒獅燈

The awakened lion, a symbol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THE "BUY HOME PRODUCTS" MOVEMENT IN CHINA.

最近各地提倡國貨運動情況一斑

河北楊村國貨展覽會中民衆參觀國貨出品陳列之情形

The Exhibition of Native Goods held at Yang-chuan, Hopeh.

上海南市國貨商場開幕胡蝶女士行揭幕禮情形（國際社）

Miss Butterfly Wu opening the Shanghai Native Goods Emporium.

河北省楊村國貨展覽會開幕省府主席代表演說提倡國貨（華北社）

The Chair-man of the Hopeh Provincial Government urging the people to buy nothing but Chinese.

廣州舉行提倡國貨大巡行中之行列及儀仗（黃劍豪攝）

The "Buy Chinese Parade" in Canton.

⑪

Arbor-day Observed Throughout China.

各地舉行植樹典禮

三月十二日・爲孫總理逝世九週年紀念・全國各地除紀念誌哀外・并舉行盛大之植樹典禮・

首都林主席植樹(國際社)

President Lin Sun seen planting a tree on the Arbor-day.

上海吳市長植樹(陳嘉震攝)

The planting of 12,000 saplings in the Civic Center headed by Mayor Wu Te-chen.

南昌蔣委員長植樹(國際社)

Gen. Chiang Kai-shek opens the Arbor-day ceremony at Nan-chang.

④ ⑤ ⑥ ③

Cantor honors the burial of Dr. C. C. Wu, Ex-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U.S.A. Pictures give glimpses of the funeral ceremony. Left: the last letter written by Dr. Wu.

滬童子軍贈吳市長銅塔

上海市童子軍・以市長吳鐵城氏・就任以來・對於童軍事業・倡導不遺餘力・全體童子軍捐資購備古銅塔一座・以紀念吳市長・贈送以誌功勛・業已於十一日下午三時・在市商會禮堂舉行贈塔典禮・（彭古攝）

Gift of the Shanghai scouts to the mayor: A bronze pagoda was presented to Mayor Wu Te-chen on March 11 by the boy scouts of Shanghai as a token of his enthusiastic cooperation..

新戰國策

樂游

（1）眞實的追求者

歐戰前後，挪威有個小說家鮑治兒 Böjer 曾經出過風頭。那時候，他的名聲和瑞典的韓生 Knut Hamsum，西班牙的衣巴涅斯 Blasco-Ibanes 不相上下。可是，時代的浪潮把他的名字已經洗得很暗淡了，現在的讀者大約不會記起他了罷。

記得他有一部中篇小說寫着一個善良的醫生的故事是怪有趣的。那是一個在小鄉鎭開業的醫生；對於人生社會的一切，他都很熱心。看報紙，因此成了他每天的一件重要工作。他搜集了各地的各種報紙，在那些各式各樣的字句中，他想找出人生社會的眞相。但，他所發現的只是許許多多的矛盾。他想透過這些矛盾去抓住眞實，結果，他所得的只是虛僞。他懷疑了。他失望了。最後，他瘋狂了。對於人生社會熱烈的追求只落了這樣一個悲劇的收場。這是値得人們的一掬同情之淚的。

其實，這樣的故事，不僅是以前的挪威可以產生；就是現在，在中國，這樣的故事也有發生的可能性。不過，我們沒有那位善良的醫生罷了。

老實說一句話，我們這社會，我們這世界究竟是怎樣的？誰能夠道出眞相來呢？許許多多的人都是以報紙爲耳目的。他們對於社會，對於世界的知識，都以報紙爲唯一的來源。然而報紙在今日決不是一種公器，而只是一些最小部分的人們所私有。通訊機關也是這樣。爲了利害關係及其他種種原因，同一個消息，在立場不同的報紙上，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要找出眞實，比砂裏揀金還要困難。不，在實際上，最大多數的人每天都是花費寶貴的金錢和時間去買許多虛僞來欺騙自己。也可以說，最大多數的人每天都在虛僞的金城鐵壁中過着糊塗的歲月。這樣的情形，仔細想想，那個能不發生一種懷疑恐怖之感？

鮑治兒的那位醫生，就在如此這般的景況之下，發狂了；難道我們也應該步他的後塵嗎？

這是說不定的。假使，只有一肚皮熱忱而沒有方法去認識這世界，那，熱烈追求的結果，我們也不免會走上同樣的運命。

怎樣才可以認識這世界？認識的方法是什麼？如今，應該成了很重要的問題了。

（2）怎樣認識這世界

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完的。而且，在這刊物上，性質也不大適合。我們只能在這有限的篇幅裏面。簡單地說個大概罷了。

大凡要認識一個事物，先要抓住牠的本質然後才不會爲現象所蔽惑。要抓住本質就非用最新的科學方法不可。這方法不是簡單的歸納演繹，不是粗雜的分析，也不是機械的推論。分析和綜合在這裏是連繫着的。因此，必然與偶然，進化與飛躍，在這方法的宇宙中，是幷行而不相悖的。

話說得太玄虛了。我們且舉事實爲證。

就拿前面提過的社會來講。僅僅說社會是好是壞，那只是空談。羅列種種社會組織固然是皮相，只說明社會的進化也不着現實。要認識社會的眞相，要認識現實的社會，這些都是不够的。我們應該把社會的組織成分，加以分析；又把各成分間的相互關係，和這些關係推移的動力，作一番具體的研究。這樣一來，社會的本質，和牠的過去現在未來的種種形態，以及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等等，我們都可以明白了。

對於社會，既然有了正確的認識，那麽，政治，法律，以及國際間的相互關係等等，自然也可以瞭然。甚至，人生的意義，人類的前途等等這些困難的問題，也因此可以得到解決的曙光。

鮑治兒的那位醫生畢竟是太過性急了。假使他有耐心，不在報紙上求社會人生的眞相而另下一番沈潛的工夫，也許他可以更健康地活下去給人類社會盡一點力。但時代畢竟是時代，他沒有找到這一副解決困難的鑰匙；而同情他描寫他的那位北歐作家也終於被時代遺棄了。

（3）目前的世界情況

這次，良友編者叫我寫一點關於世界大勢的文字，作圖畫的補白。這本來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不過，我自己畢竟是個外行；聽見世界大勢這四個字，先不禁得嚇了一大跳。第一個浮上我的腦幕的，先是鮑治兒的那篇故事。這使我痛切感覺認識方法的必要。其實，以上所說的和本題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們現在只把這些廢話作個開場白，結束起來，馬上進到本題來罷。

目前，世界的情況如何？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自從「九一八」以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新名辭在報紙上，在個人談話中，都是很流行的。如今，時間雖然過了兩三年，可是大戰的氣運依然沒有和緩下來。用目前流行的一句時髦話來說，就是，我們還是在「大戰的前夜」裏。不過，最近幾個月來，戰爭的情勢，多少和以前有點不同的樣子。

從來，一般人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推測都偏重在太平洋上。尤其是「九一八」以後，日美日俄的關係，更爲世人所注目。可是自從德國政權歸希特勒一派所掌握以後，中歐又成了戰爭的一個震源地。最近，德奥交閧和意奥匈協定更可以看出形勢的緊迫。至於太平洋方面，日俄兩國固然是劍拔弩張，可是。談判交涉也仍然進行；日美關係，



近來頗有轉換之說，將來結果如何，是深值得注意的。現在，將這些比較重要的事實，約略加以解釋。

先說德奧和意德的關係。

希特勒在沒有奪取政權以前，他所號召於德國民衆的：是修改凡爾塞條約，是軍備平等，是收復失地，是德奧統一建設大聯邦等。德國民衆在水深火熱之中，把希特勒的宣傳當然看作起死回生的福音。可是，希特勒執政以後，他的政策的兌現並不像豫約的那樣爽快。他的第一砲在巴黎碰了回來，什麼收復失地的話也不說了。不僅是「阿爾薩斯，勞倫」沒有要求收回過，就連「薩爾」地方也還在法比的鐵蹄之下。他把砲口轉向東北，在日內瓦的軍縮大會席上，希特勒的代表倡言要在東歐殖民；可是李維諾夫回敬了一砲。他便沈默了。第三步，他便向東南的弱小民族進攻。最初着目的是奧大利那個老大國家。不料想在這裏，他又碰了釘子。奧國的陶爾斐斯對國社黨毫不客氣。希特勒幾次的恐嚇都沒有湊效，反而引起了路打不平的墨索利尼來。

墨索利尼和希特勒本來應該是同志。而且希特勒處處把墨索利尼當先輩看待。譬如，對法，對國聯，對軍縮會議，希特勒常派使者到羅馬去徵求意見。不料，這一回德奧兩國正在紛爭的時候，墨索利尼卻跑出來給了希特勒的一個大大的不利。

墨索利尼也並不是什麼俠客義士，對於奧國也並不是什麼爲「正義」的行動，他跳入了這是非圈卻原來也有他自己的野心。意大利這幾年來侵略的色彩更見濃厚，儼然想握南歐的霸權。德奧的衝突正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機會。現在奧匈兩國已經是他的籠中之物了。將來再進一步，他還要向巴爾幹發展哩。

無論如何，墨索利尼的「以武力保護奧國獨立」的宣言，這給希特勒的打擊是很大的。就希特勒設想，在這三次碰壁——對法，對俄及對奧意——之後，不知又得玩什麼新的花樣來維持自己的政權？

其次，日美的妥協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中國所期望的，第一是美國，第二是國聯。國聯在幾次會議之後，紙老虎早已拆穿了。美國卻始終高唱着「史汀生主義」，表示和日本絕不妥協。這使中國的阿斗們不知是怎樣感激才好。然而，最近各地電訊所傳，日美兩國又有了妥協的消息了。一些吃洋飯，發洋財，做洋官的博士先生們不知作何感想？

當然，日美妥協，現在還不會有什麼成案出來。而且，在表面上，妥協的結果也不會馬上公布。不過，美國放棄了以前的那種態度這總不能不算是日本的廣田外交的成功。而同時就美國自身，這改變態度也有她必然的原因。

自日本在東北建立僞國以來，列強始終抱了一種不即不離若即若離的神祕態度。法國投資，德國承認，英國默許，這一類的消息始終不斷地傳來。雖然，當事者沒有不否認的。可是，「沒有火的地方決不會生煙」；況且列強的態度並不光明磊落，否認的效果，因而，也是微乎其微了。而現在，又來了一個美國的對日妥協。據外電所傳，妥協的條件，還有承認「滿洲國」的一條哩！

美國的這種妥協和列強對日的態度是異曲同工的。這當然有必然的原因在。在現在這樣一個經濟危機中，列強都想在國外開拓市場。像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正是理想的地方。日本便以東北爲香餌來引誘列強。在列強的心目中只要有權利可得，半殖民地的政權組織，就他們看來，簡直是「牛羊何擇焉。」所以，國聯決議，史汀生宣言畢竟都是列強討價還價的工具，於中國並沒有什麼利益。

最後，還是這一句老話：我們要自救只有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放自己。

第二期連環續字（口字）懸賞首名上海陳仲海君原稿全文

口字連環續字懸賞應徵

第二期連環續字（口字）懸賞成績揭曉

首名　上海持志大學陳仲海君（共續三百零五字）
二名　開封城內蔡胡同十五號吳幹青君（共續二百八十七字）
三名　漢口信義里四號周急　君（共續二百六十三字）
四名　廈門泉州寮仔街運儀大君（共續二百五十四字）
五名　福建泉州南門城內連秀湘君（共續二百三十八字）
六名　上海荆州路嶺南分校邵啓中君（共續二百廿一字）

問題徵答大懸賞

本報前者舉辦連環續字懸賞，三期以來，成績頗佳；原擬繼續舉行，一年爲限。惟是連環續字花樣甚新，讀者應徵之興趣殊熱，每期來稿，竟達數千，大都巧運匠心，苦翻字典，其中偏僻艱深之字，識之無用，且覺浪費精神，因有改變懸賞方式之決定：改連環續字爲徵求問題答案，以期集天下賢士之智力，解宇宙之謎。既省翻檢字典之麻煩，又獲研究眞理之便利；倘能一語中的，自必流傳天下，啓悟後人：洵勝業也！問題看來簡易，見地各有懸殊，欲求命意清新，哲理超脫，雖關人事，亦本性靈，以小問題，悟大道理，此中妙趣，有可尋焉。簡則數條，謹錄於後：——

（一）本報每期出一問題，徵求答案。

第一期（本期）擬定之問題：『世界上什麼東西是最有價值的？』

（二）答案內容要1作肯定語氣；2有現實性；3含幽默意味；4不反革命；5不作無聊宣傳。

（三）答案每則限一主句，長短不論，但語義不能模稜兩可，至於註釋或說明，字數最多以五十爲限。應徵者每人限答一則。

（四）答案文體，文言或白話，聽從讀者方便；但語義務求明顯，辭不達意之來稿，概不取錄。

（五）應徵者將懸賞印花貼在稿上，無印花不收。信封面併請註明「懸賞應徵」字樣。

第一期（本期）懸賞印花刊在本頁左下角上。

（六）答案選判甲乙，由本報編輯部同人作最初亦最後之決定，以命意推陳出新，含有至理者爲上選。每期入選之稿件，在本報上公開發表，得獎者立可憑照投稿時署名或所蓋圖章到上海良友總公司領獎。

第一期（本期）問題徵答懸賞截止期爲五月二十日，二十日以後寄到，即爲無效。

（七）答案共選十名，獎品有別：首獎現金十元；二獎至五獎各五元；（均國幣算）。六獎至十獎，各贈本報一年。

（八）第一期（本期）懸賞成績，定在本報第八十九期內揭曉。

本期懸賞印花



法國巴黎市民暴動、於一月下旬掀起微波・以市公債舞弊案作導火綫・旭丹內閣隨即解體・達拉第繼之組閣・二月六日保皇黨共產黨又同時起事・軍警給出彈壓、互相惡戰・一連數日・時起時止・死傷甚衆・結果達拉第政府卒告傾覆・前總統杜邁格繼之出任組閣・政局氣象・煥然一新・但反法西斯運動不久即起・最近共產黨又在巴黎城中示威・引起甚大之驟亂、勞工界舉行總罷工二十四小時・作為反法西斯之嚴重表示・社會黨併與共產黨謀取聯絡・堅決反對現政府・法國政治舞台・將來進展到若何程度・此時未可斷言也・上下兩圖為巴黎市民暴動情形一瞥・

↑ Political rioting of extraordinary violence took place all over Paris on the evening and night of Feb 6, and a certain number of troops were brought into action to support the police The fiercest fighting was centered in the Place de la Concorde where the rioters were fired on and there were many casualities. Pictures show the rioters hauling missles in the street.

A forerunner of political warfare in Vienna: A great demonstration of the socialists with red banners of the now embattled party. In their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s a party the Maxist socialists have put up a bitter fight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great loss of life in the capital and several other large Austrian cities. ↓

奧國社會黨起事・企圖顛覆政府・鐵腕總理杜爾夫斯博士以強硬手腕解決之・暴動雖在維也納等處產生不幸之結果・但社會黨革命卒告慘敗・上圖為奧社會黨示威遊行情形・左圖為變亂前奧總理向農民演說・表示政府決採取有効辦法以遏止德國助長國家社會黨之恐怖主義・

Dr. Dollfuss, the Austrian Chancellor, addressing a meeting at Innsbruck held in protest against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Nazis in Austrian ... Since then the Chancellor made a bold attempt to suppress the socialist party. Fierce fighting in the streets of Vienna followed.

Revolution threatened in Spain: A detachment of police ready to meet an advancing crowd of rioters in Madrid.

西班牙革命近在醞釀中・全國總罷工已開始實行・勒樂總理正出全力應付事變・圖示政府警察在瑪德里市街上準備壓止社會黨暴徒騷動情形・



日本天文學者組織南極探險隊、自橫濱出發，外人參加者有美國教授一人，（右邊數起第四人）

The Party of Japanese astronomers sailing on the Kasuga from Yokohama for a scientific expedition.

The young King of Afghanistan: Zahir Shah, who succeeded the assassinated Nadir Shah.

阿富汗國王被刺逝世，儲君繼立，政局幸告平安。

400 unemployed men leaving Glasgow bound for London to demand relief measures in a demonstration in which the needy of several important cities took part.

英國失業民衆四百人組織一飢餓旅行隊，目的在示威遊行，並向政府請求救濟，圖爲全體隊員自蘇格蘭出發往倫敦遊行時情形。

The assassination of King Nadir Shah recorded by photography in the first movements of the tragedy.

The Russian stratosphere flight disaster: the balloon just before its 13-mile ascent and subsequent crash.

The Soviet Dictator, Stalin, at the state funeral of the dead balloonists in Moscow.

滿洲偽國組織成立後，三月一日傀儡溥儀在日人卵翼下謬然稱帝，世界大國均不予以承認。然而溥儀及一般前清遺老，固已甘心冒此大不韙「像煞有介事」矣。

The new "Emperor" on his way to the temporary Alter of Heaven.

登極日舉行郊祭之溥儀。

Pu-yi Ascends the Puppet Throne.

溥儀登極後之退朝

In the resplendent blue dress uniform of a field marshal, Pu-yi is seen leaving his palace after having mounted the "Jade Throne".

靜靜的溪流

馬國亮

一

溪水又靜靜地流進來了。

三月的陽光，落在那永不會枯謝的水松針上，南國的溫暖催那些還未枯盡的楊桃樹上，又長滿了嫩綠的新芽。楊桃的軟枝低低地垂在溪邊，長長的葉子輕輕地拂在水面，彷彿長髮的少女，在對鏡的整理她的晨粧。一朵兩朵凋殘了的銀菊，一瓣瓣的殘桃，和那些被扔棄的老了的白菜葉，隨着軟軟的溪水，沉默地，被飄了出去，又飄進回來。

趁墟賣花的人都陸續地轉回來了。羅家祠前的一帶，又漸漸地比較的熱鬧起來。

他挑着空担子，走過了羅家祠前的狹長的木橋，沿着溪邊的軟軟的泥徑走去。一雙大的眼睛有時是望望那藍的天，有時是看着那伏在對溪的桑枝上的小麻雀。一隻手擱在扁担上面，另外的一隻閒散地一邊走一邊扯着沿路的綠葉，下意識地把樹葉塞在嘴裏嚼着。永遠在沉思着似的。

經過了那一列的木板房子，快要轉到那更狹窄的堤邊上的時候，他的脚突然駭了一駭，一塊小石子正打在他的左肩上。他稍爲帶着一些憤怒似的，聳聳肩膊，的兩隻又紅又大的眼睛向後面揪下了一轉，他立刻發現那羅家祠前的一株大榕樹下面露出來的半個小屁股，他放下了空担子，裝做要追趕過去似的模樣，那邊的半個小屁股把整個的小身體移動了出來，然後笑聲夾着嘲弄的聲音，跳跳跑跑的閃到祠後去了。

他停了脚步，伸着拳頭向那邊晃了幾晃，嘴裏嚷了幾聲算是表示了他的憤怒的聲音。摸摸那被打着的肩膊，又挑起了空担子向前走了。

是的，這有什麼辦法呢？像這樣的給小孩子欺負了一下子，在他，實在已經不算是什麼的一回事了的。

從母胎裏出來，他最先便受到了上天的欺負。在他應該會說話的時候還不能轉動他的舌頭。（然而總算是上天沒有對他過份的刻薄，他雖然口不能言，可是耳還能聽。）從那個時候起，他的真名字便被人忘記。不帶半點憐憫的意思地給換上了「啞吧」的新號：從那個時候起，他被輕蔑而不能爲自己聲辯，被嘲笑而不能爲自己抱怨；從那時候起，他便被鄙棄，被捨棄了許多他應得的機會和權利……

靜靜的溪水流進來又流了出去。啞吧現在是二十歲了。陪着唯一的母親，早上把花挑到墟上，賣給那些從城裏來買花的花販，回來澆澆花，挑水，淘淘米。閒的時候一個人坐在樹下面唱歌。碰了身上多兩個小錢，便偷偷地瞞了母親跑到市上的賭館裏買四門，總要輸得乾乾淨淨了，才抓着腦袋回來。

東家失了一頭小雞，如果遇着他曾經打這家門口經過，他便會被懷疑，疑着是那個生着三隻手的；西家的孩子摔在地上，如果他剛巧站在附近，孩子的母親又得罵他故意把他推倒。婦人們把詛咒詈在他的頭上。男人們尋開心地對他說話，孩子們却把他當作一頭小鳥，一隻小鼠似的玩耍的中心。

總之，他好像被忘記了是一個人……

二

太陽躲在貨艙的下面去了。

已經是大家吃過晚飯的時候。啞吧提了他的一雙布鞋子，身上仍舊穿着白天穿着的一件藍布衫，下面的一條黑布褲，仍舊是一隻褲管垂在下面，一隻捲了起來，像動也沒動過似的。他蹲在一列五爪龍藤前面的石板上，兩隻紅的眼睛望着對溪，對溪的堤上，正走着一班剛從那藥廠走出來的年輕的女工人們。

在這女工之羣裏，啞吧是全都認得的。那是金實，那是三妹，那是阿英，那是阿順姐……還有那剛剛嫁給大口巴的阿巧，他認得的，他全認得的。

他帶着溫和的微笑望着她們。

那些女人三三兩兩的走着，笑語着。雖然對溪相隔不過一丈多遠，可是她們好像都瞧不見他似的，誰也沒把臉翻過看看他。

笑聲漸漸地遠去，他臉上的微笑也消失了。綴着那許多條牛尾似的搖曳着的黑辮子，他咬了一下嘴唇。

於是那年輕的阿全，種番石榴的鎬叔的兒子又走到他身邊來了。

「啞吧，你在想什麼啦？」

啞吧搖搖頭。紅的眼睛朝他翻了一翻。

「不想什麼嗎？你幾時請我們吃喜酒呢？」

啞吧笑了。雖然這個問話已經從阿全，和從許多人的口邊幾千幾百遍地鑽進過他的耳朵，他永遠不會覺得討厭的。

他拍拍阿全的肩，朝着那班女人指了一指，把手指縮回劃着圈圈，然後把右手掌砌在左手的臂上面，再把雙手提起拍動着手指，鼓起兩腮像吹什麼的，然後兩個手掌合着放在左肩上，把頭斜伏在他們上面……於是又笑了，又拍拍阿全的肩。

這曾經做過了記不清的許多次數的手勢，阿全是懂得的。這還不過是這樣的意思：說他要有了像一直疊到臂上面的那麼長的許多的銀子，然後吹着八音笛子，迎他的新娘子回來陪他睡覺了。

「但是你什麼時候才有這許多銀子呢？」

啞吧指着那些太陽的餘暉，手指畫了許多次圈子，再緊起三個指頭，再向自己指了一指，又在左臂上砌着。

「三年後便弄到了這許多銀子了？可是，比方三年後弄不到這許多呢？」阿全裝作老成人似的腔調問。

啞吧向自己指了一指，兩隻空掌朝天的擺着，聳了聳肩頭。

於是阿全又笑着跳着的走了。留下了啞吧在後面，望着這昏黯的天色，心裏彷彿又跟着沉重起來。

天氣漸漸地熱了。楊桃樹開花，楊桃樹又結子了。

全個村裏，依舊每天安靜地過着，沒有人要記憶昨天的事，也沒有人要預想着明天的什麼。大家每天清早起來，忙了一日，吃過晚飯，洗過脚，又上床了。彷彿溪水流了出去，又流回進來似的，一切都像極其恬靜地。

祇有啞吧的心是漸漸的更加煩惱起來。這天氣太熱了，他常常這樣地在心裏咒詛着，雖然他嘴裏說不出來。一壁揮着油紙扇，一壁心裏又撒着許多別人早忘記了的記憶出來。阿順姐出嫁了，他記得的，他還到她家裏吃了她的喜酒。還有那個小貨艇裏面的阿蘭，也嫁給那藥廠的年青工人了。他也記得的，這不過是一個月前的事，他還看着那個黑黑的圓臉的蛋家女，從那掛了紅布的艇上，在爆竹的聲音中，送到那年青的工人的懷裏去。他記得的，他記得的。

楊桃的葉漸漸地張大起來，啞吧心上的煩惱的石頭也跟着漸大起來了。楊桃的果實給人家摘下來了，啞吧心上的石頭，誰給他摘去呢？

傍晚，他又照舊蹲在那楊桃樹下面。看着那些從城裏進來的有錢人家的姑娘和公子們。他們划着小艇，艇上滿放着龍眼和香蕉。公子們彈着外國的紋琴，唱着歌，姑娘們的粉香夾着夜合的濃烈的香氣飄過來。啞吧雖然聽不懂他們唱的是什麼，可是他心裏反縈出一種感覺，他幻想着假如自己正是艇中的一個呵，那末阿順姐恐怕早就嫁給他了。

沉在這霧一般的夢裏，躺在這軟軟的草上，瞧着天上的星光漸漸的亮了起來。半邊的明月又躍在那闊大的芭蕉葉上了。他索性把夢做個痛快，他想起阿順姐，想起阿英，想起燒豬，紅雞蛋，又想起阿全，一直又想到金實，最後想到那疊起來像手臂一般長的銀子，才記起明天又是墟日，他才一骨碌的跳了起來。

三

溪水緩緩地流着，年月靜靜地又給沖去了許多了。溪水流了出去會流轉來，年月是去了不再回頭的。啞吧現在是二十五歲了。在他的心上又多加了幾層的記憶。阿英嫁了，阿全現在是多了幾個園子的主人，而且還做了父親了。但是這些記憶還是比較淡漠的，最刻刻使他難忘的是，那個已經離棄他的母親，和那一年比一年壞的花市。二十五歲的年青人的臉上，彷彿變成了三十五歲的模樣了。

母親已經死掉，在世上他便連那最後的一個親愛的人也沒有了。逢到墟日挑花到城市的時候，他看見別人担子上面的一串串的茉莉花環，或是一排排的白蘭花，他心裏又忍不住的要記起母親來。在往日那些日子裏，當母親還在的時候，他自己的担子也有這些穿起了的花飾來應市的。現在，不特少做了這些生意，而且旁的花業也一年不如一年了。往日滿滿的一挑白菊，可以賣到一元二角，現在呢，城裏來零沽的漸漸少了。担跌到四角錢也不見得有人來買。他心裏不大明白，難道城裏的人們現在連花也不愛玩了？可是懂不懂是另外的事情，有許多花甚至把價錢跌到是要貼本也買不掉，這却是像蟲嚙到心的一般的痛苦的事實。

每次，當他挑着半担子的花從市上回來，或是雖然把花全賣了，拿着非常低微的代價回到自己的園子的時候，把擔子丟在園門的角落裏，他又得向着這生滿了繁盛的花朵的園子發楞。

這一個雖然並不很大的園子，却是已經養活了他的三代了的。雖然父親去世了以後，本來有四畝多的，一直到母親死後便剩了一畝也不到了，可是現在，眼看着更不行了。縱然這花朵依舊是四季的生長出來，可是換不到錢的時候又有什麼用呢。難道父親死了，便連運氣也帶跑了麼？

他想能夠大哭一場，可是向誰哭訴呵？天依舊是清朗的，黃鸝依舊在唱着，花依舊一般地萬紫千紅。面前的溪水也一樣地靜靜地流着。

於是有一天的晚上，他經驗到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失眠。結果使他決定了離開這裏了。

第二天吃過了早飯，他便跑到阿全的家裏。

阿全自從他的鎬叔死了之後，自己做了主子，而且輪到他的手裏，還多買進了幾個園。並且還包了城裏許多處的花業。他很難爲情地終於把這承出賣園子的意思用他的手勢對阿全說了。經過了三天的討價還價，結果是五十二塊錢成交，央個中人寫了張地契，這個從他的祖父手創起來的地盤便算是完了。

拿到了五十二塊錢，除了中人的鞋金等等，又還了幾塊錢的債賬，他把其餘的紮在腰包裏。回到園中，跑到那自己從小住到大的板屋裏，草草的吃過晚飯，便揀了幾件還可以用的東西都捆紮起來。預備明天清早便叫個擺渡到城裏去，央舅公好歹給他想個吃飯的門路。

昏暮的夜色又像薄霧一般的把這園落籠罩着了。

啞吧，獨個兒坐在那短短的木橋頭上，看着那些在暮色沉沉中，彷彿都睡着了的月季，麗春，茉莉，和那些紅的白的黃的菊花。這都是他自己落了種，現在開出來的。甚至那地上的紅的老來嬌，紫的雞冠，有那一株不曾經過他小心的手指的灌溉呵。而現在都不關於自己了。他最後望着那園西的一株龍眼樹。那樹雖然近幾年來已經不開花了，可是這於他的記憶是深刻的。這樹的年紀要比他還大，他記起在小的時候，這上面的一個樹椏，不特是母親打罵他時的唯一的逃難所，並且在那裏是曾經度過了多少年的快樂時候呀。在往日這些暖和的日子裏，吃了早飯，他常常和他的姊姊躲在上面鬥草，一直到他父親回來吃晚飯的時候才溜下來。姊姊一個去了，父親也跟着去了，接着連最後的母親也去了。現在，這園子裏留下來的獨一的自己，明天也得拿了包袱跑出園門外了。

想到這裏，那自從母親死後便不曾流過的眼淚，又忍不住的流了出來，滴在脚底下的，不久以前自己種出來的一堆綠油油的草上。猛地自己向大腿拍了一下，跟着跳起身來。彷彿是罵自己怯弱似的。把木門帶上，一直跑到園外，踏着軟軟的泥徑，過了木橋，一直跑到市的一間小酒樓上，打了半斤雙蒸，一盤牛肉，一盤魚片，痛痛地吃喝了一回。一直到天色全黑了，他才向店夥借了把火枝燒着，向回家的路上

照着走。

青蛙四處咯咯地叫着，連續地打破這夜的沉寂。啞吧拿着火枝，一路上溪水映着火光，把他的面染得紅紅的，忽明忽暗地，彷彿有個頑皮的孩子，在他面上塗上朱紅的顏色，抹去了，又塗上橙色，又抹去了，又另塗上去的連續轉換着一樣。

將近到羅家祠，他正在穿過了那一叢的橄欖樹，踏上溪邊的石堤的時候，他的半醉的眼睛，突然在這紅紅的火光下面發現一個倒在地上的人。把火枝放得近一點，把這個人的臉旋過來看，他嚇了一跳，這不是金寶的爹爹六伯麼？他搖了他兩搖，他却動也不動，手和脚都拘彎着。他朝四面看看，半個人影也沒有。

現在，他的酒意完全醒了。把火枝放在地上，雙手把六伯抱起來掛在肩膊上，再提起了火枝，經過了羅家祠，望着六伯的家門走去。

四

從此啞吧却又留在六伯的家裏。

因爲六伯雖然死了，啞吧熱心的幫忙却是記在別人的心裏的。那天夜裏他把六伯抬回來，又忙趕着去叫醫生。一直到第二天死了，料理身後，買棺材，掘墳，全是啞吧一個人替他們奔走。那時候他完全忘記了自己，全個心思都在幫助六婆的這件事上面，一直等到喪事過了，人也葬了。他覺得沒有什麼好幹的時候便想起了自家來。於是正當他叠着行當預備走的時候，六婆顫顫巍巍的擦着眼皮地把他擱住了，她說金寶的爹死了，放下這個大大的園子，女人家又是不中用的，她求啞吧就住在她那裏，早晚沒事，給她們澆澆花，挑挑花色趁市，吃的穿的雖然是粗粗陋陋的，可是她叫啞吧不必担心這個那個。她又說她現在才看出啞吧是怎麼好的一個老實人，於是她又提起了金寶的爹，於是她又哭了起來。

啞吧本來不願意答應的，可是看見她這哭哭嚀嚀的樣子，又見金寶也在陪着母親一壁擦着眼睛一壁向他央求着，他的心便軟了起來，他索性把紮好了的包袱又解開了。

從此啞吧便成六婆家中的一個。

他愛聽六婆的嘮嘮叨叨的話，但他更愛聽金寶的輕聲輕氣的句子。金寶今年十九歲了。年頭的時候本來便預備給她說親了的，可是現在却因爲六伯的死又擱起來了。

這些，啞吧是不管的。祇要他能跟着金寶，即使是遠遠聽見她的聲音，他也高興的。

啞吧從此又轉到另一種生活上面，他彷彿覺得自己又比前年青了。

金寶淘米，他搶着要替她做。金寶摘菜，他一定得把竹籃子搶過來，說他比她會摘得快一點。金寶挑水，他立刻做手勢叫她回轉去看着六婆，讓他自己挑。金寶到了藥廠，他總得借故在藥廠附近來回的跑幾趟，心裏惦掛着爲什麼她還不放工？

他愛金寶嗎？誰知道！可是，在他自己心裏，却不敢存這念頭。他明白金寶早晚要嫁人的，而且他更明白金寶要嫁的決不會是自己。金寶家裏有個大的園子，她一定得嫁個有更大更多的園子的丈夫。自己根本便是個窮光蛋，够不上的。

有時候他自己想，要是不留在這裏，到城裏去碰碰運氣，也許要創得好世界來呢？然而這不過是想想而已。金寶既然早晚要嫁給人家，自己的好世界，真不知從那裏說起呢。他什麼都不想，祇望六婆不撵走了他，讓他能多留些時日，多看金寶幾次。

其實六婆根本便沒有攆走他的意思。她喜歡啞吧；正和金寶也喜歡他一樣。當啞吧不在跟前，六婆往往要嘆息着說這樣的一個好孩子，却活着不會說話，真不知天公的是什麼道理啦。金寶呢，她的同情心至少是不會少於她的母親的。每當吃過晚飯，大家坐在木棉樹下面談着的時候，金寶看見啞吧這樣吃力地動着手來做手勢表示他的意思的情景，她的眼睛就會漸漸地從歡快轉到憐憫，一種不知來自何處的又似輕微又似沉鬱的的痛苦，便恰像黃昏的暮色一樣，輕輕地襲進她的心上。

這樣的在無言中的同情，這一雙像聖母般的溫婉的凝望的眼睛，往往給啞吧的心裏來一個飄忽的打擊。他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他自有生以來不曾經驗過有這樣的一雙眼睛向他注望的。不過他明白這不是一雙惡意的眼睛，於是他心裏又覺得高與起來。可是這種喜悅好像不容易捉摸的，因爲他不十分敢相信自己的忖度。

這也許可以說是自他有知覺體味着人生以來的第一次所過着的最快樂的日子。可是這快樂却不長久的。正如許多年代相傳下來的習慣一樣，金寶終於嫁人了。那被選爲這六婆的女壻的是一個佔有六個大園子的富戶的兒子。

在某一個黃昏裏，一乘花轎來到門口，在咶耳的爆竹聲夾着八音的強大的笛聲中，金寶便這樣地被扛去了。

現在，啞吧真的覺得好像什麼都完了，並不是爲生活問題，關於這一層，六婆早就對他說過的。她把園子的大半個給了金寶做粧奩，留下小半個自己糶着活，她還這樣對啞吧說過，說她此後用他的時候更多了。可是啞吧沒有把這些話記在心上，他看金寶給扛去了，便好像再經驗到四個月以前的一樣情景。覺得非馬上離去此地不可了。他預備等金寶的喜事完全過了之後，便立刻到城裏去。

決定了一切，心裏反爲好像輕鬆了點。金寶的花轎抬去了。他咬着嘴唇叫自己不要想她，他整天的奔走，滿頭大汗的幹這個幹那個。見了人就笑。六婆借了羅家祠來擺酒，人家吃喝了許多，啞吧也一樣地吃喝了許多。

這正是中秋節的前幾天。天氣還熱得利害。特別是那天，大家都一面揮扇抹汗一壁喝酒。到七八點鐘的光景，客人都陸續地散去了。祇留下了六七個還在興頭不淺地在猜拳賭酒。啞吧雖然沒精打彩，可是總不能不敷衍着替六婆陪陪他們。

快到九點鐘的時候，外邊忽然刮着風，夾着閃電，和隱隱的雷鳴，預告着大雨要來的樣子。大家都吃得半醉了，瞧瞧這麼的天色，都想着趁雨未會落下之前回家，便都抽起了鞋跟走出來。六七個人中，有兩個拿了燈籠，有些預備了些柴枝，祇有阿全拿的是一支手電筒，他便走在後面，把電筒亮着，讓光從別人的脚跟穿過去。啞吧呢，却走在最後，拿着燈籠，預備送他們一程。

大家帶着酒意，一路上說說笑笑的。正過了橋，沿溪邊的泥路走着的時候，忽然有個人高聲地叫了出來：

『啞吧，你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呢？』

接着大家哄然笑了。於是另外有一個又笑着說：『快了吧，讓我來做個媒……』

『是呀！』另一個人接着說，『東村裏有個大舌頭的漂亮姑娘——』

大家便立刻想起了那個有條大大的舌頭，永遠擱在嘴唇外面，也永遠不能說話的那個姑娘，於是便不約而同地大笑起來。

大滴的雨點已經疏落地打下來了。

在黑暗中，除了照在地上的電燈和燈籠的光，啞吧臉上的表情是沒人瞧見的。他不能說話，並且在黑暗裏，也沒人會注意他做手勢。

『哦，我記起來了，』在笑聲稍爲低了一點的時候，阿全的聲音又揚了起來，『我記得的，啞吧，你從前對我說過多少次數了，那時候，你說三年後便娶親，現在多少年了？現在是過了五六年了啦……』

笑的聲音又像炮竹似的爆了出來，

『還有呢——』阿全又嘲笑地續下去，『你說三年後便有叠到手臂上一般的銀子，這樣，這樣，』阿全一壁說一壁學着啞吧的把右掌砌上左臂上的手勢，不管人家瞧見不瞧見，『現在銀子叠到多少高了？還是藏在你的園子裏呢？』他笑着，一邊得意地拍着啞吧的肩。

聽的人又笑了，又想起啞吧出賣了園子的事，更笑得利害了。

正在笑聲最高的時候，大家忽然發覺脚底下的電炬光突然搖動着，祇聽見哎呀的一聲，阿全倒了下來，頭觸在堤邊的石塊上，跟着一個翻身，滾落溪裏。

大家都驚嚷起來。

雨點更大，風也更大了。溪水漲得滿滿的，給風捲着漩渦。沿溪的樹葉給吹得颯颯作響。

正當大家忙着把阿全扯上來的時候，在閃電的寒光下面，有人看見啞吧還在緊握着拳頭，給風吹豎着的頭髮覆着那一個漲紅的臉，好像正等待着誰人要同他講話的時候，他便準備用他的拳頭回答的樣子……

第二天，阿全完了。

啞吧，捱了一夜的毒打，局解送到城裏去。這一回，他第二天也便給鄉團當眞的到城裏去了。

楊桃樹凋殘，楊桃樹又開花了。

溪水依舊靜靜地流着。

良友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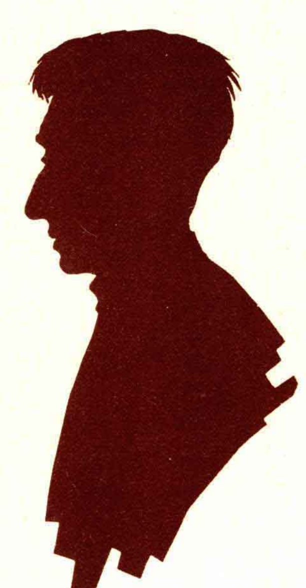
剪影者萬籟鳴　說明者馬國亮

良友人影，始於第八十四期，每期敦請本誌讀者所素知之人物至編輯室中，由萬籟鳴剪影，馬國亮說明，用爲介紹，已發表者有穆木天，陳昺德，方雪鴣，胡蝶，施蟄存，袁牧之等諸氏。

萬象的獵豔者

提起了攝影家，我想沒有人會忘記郎靜山先生的。論年紀，恐怕在攝影家中他不算是最老；論資格，他却可算是前輩了。並且，在中國的攝影家裏面，有國際名望的，也祇有郎氏一人。

要是你想知道郎先生在攝影之外還有什麼特殊的習慣或嗜好，那末我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訴你，他唯一的特殊習慣和嗜好便是無特殊習慣和嗜好。



除了將一部份的時間放在他自己創辦做廣告事業的「靜山廣告社」，他的生命差不多都全數給在攝作方面的努力。他可以算是一個純粹的中國攝影家。因爲他攝影的取材，作風，構圖等，完全是中國美術的情調。欣賞郎先生的一張作品，我們覺得是跟欣賞一張國畫沒有兩樣的趣味，一根枯草，一片敗葉，被他的鏡箱攝了進去，再印了出來，我們便覺得枯草有了生命，敗葉有了靈魂。

他是沉靜而又和善的。雖然他不是個長於口才的人，但是即使你第一次和他見面，十分鐘之後你會覺得你已經和他做了至少半年以上的朋友，而不是初次相會的了。

他是豔福齊天的，因爲他有位賢良的夫人，很能夠幫忙他攝影上的工作。至於他的學生，更可說是滿門桃李，知名的如陳昺德，黃仲長，徐祖蔭諸先生幾位，其中最得到他的衣鉢的恐怕是陳昺德，因爲他不特從郎氏學習得到了攝影上的學識，還學習到他的永不梳埋頭髮的省時省力的好習慣！

我王萬歲

『爲什麼不叫「耀四」或「耀六」呢？』我們常常這樣地問他。結果我們隨意給他挑了後者，便慣常地叫他做明耀六，雖然他實際上的名字是明耀五。

明先生是素以出產雅片著名的雲南省人，雖然他沒有抽大煙的嗜好，可是湊巧，遇着他那天沒梳頭髮，同時穿了件破舊的棉袍的時候，聽了他談話時的低沉而緩慢的聲音，你定會懷疑他是個每天最少也得吃二錢三分的人。

可是他雖然不抽大煙，紙煙却抽的。他吸捲煙也有一些自定的條例。據他自己說：他吸的香烟分三種：一種是廉價的下等香烟，放在身上，預備在馬路上碰到了朋友應酬用的，理由是朋友太多，要是用好貨色，未免影響於個人的國民經濟。普通的中等香烟是自己辦公時候用的，工作勞苦，自然不能待自己太刻薄；另一種是最上等香烟，是回到家裏自己用的。因爲他是勤於做事的人，晚上回家還在燈下譯書，勤奮可嘉，上等香烟是所以給自己獎勵。這吸烟的妙例，其爲論語中人所望塵莫及的。

他雖是雲南人，他除了可以說國語和上海閒話之外，還能夠說得一口比許多廣東人還清爽的廣州話。他的多才，恰如他的博學。往常我們同在一起做事的時候，我們給他個綽號叫做「活動百科全書」。顧名思義，大可想見其爲人。

他的一枝筆，多半是在翻譯方面做工夫、可是他一本書往往要譯許多時日。即如在我們這裏出版的藹禮斯著的「男與女」，據說他總共譯了七八年。此外有許多本科學的名著，每每在他未譯好之前便給別人譯好了出版。他的時間便是常常白費在這些「未完成的譯作」上面，他不是譯筆太慢，却是因爲他「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他做過編輯，做過官，現在却做着商人——中外書店的經理先生。環境做成他一副又慷慨又吝嗇的性格。他雖然窮，可是比方他是「有着的」的話，給你一百幾十塊倒不成問題；可是在另一時候，他借十個銅板給你坐電車，倘若你多要兩個，定給他拒絕。總之，他是一個豪俠之士，同時又是一個猶太人。

明耀六先生的軼聞趣事，說起來可以夠寫一本十萬字的書，這裏我祇能再提一提他的一生命運：據相命的對他說，他的一張臉是帝王之相。這話在從前說出來，一定有腦袋搬家的危險。可是現在，不是不可信，却是有點不可能。但是另外有人却說，現在電影皇后是隨時可以產生，明先生有一個時期是很和女星們接近的，那末他做皇帝也不能說是不可能的。這話也很有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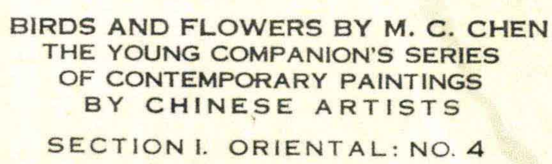
最近，在提起一些女星們的時候，明先生雖然嘆息地說：『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可是我們還不便替他失望，讓我們依舊九叩首，預祝『我王萬歲！』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四

花鳥

鄭曼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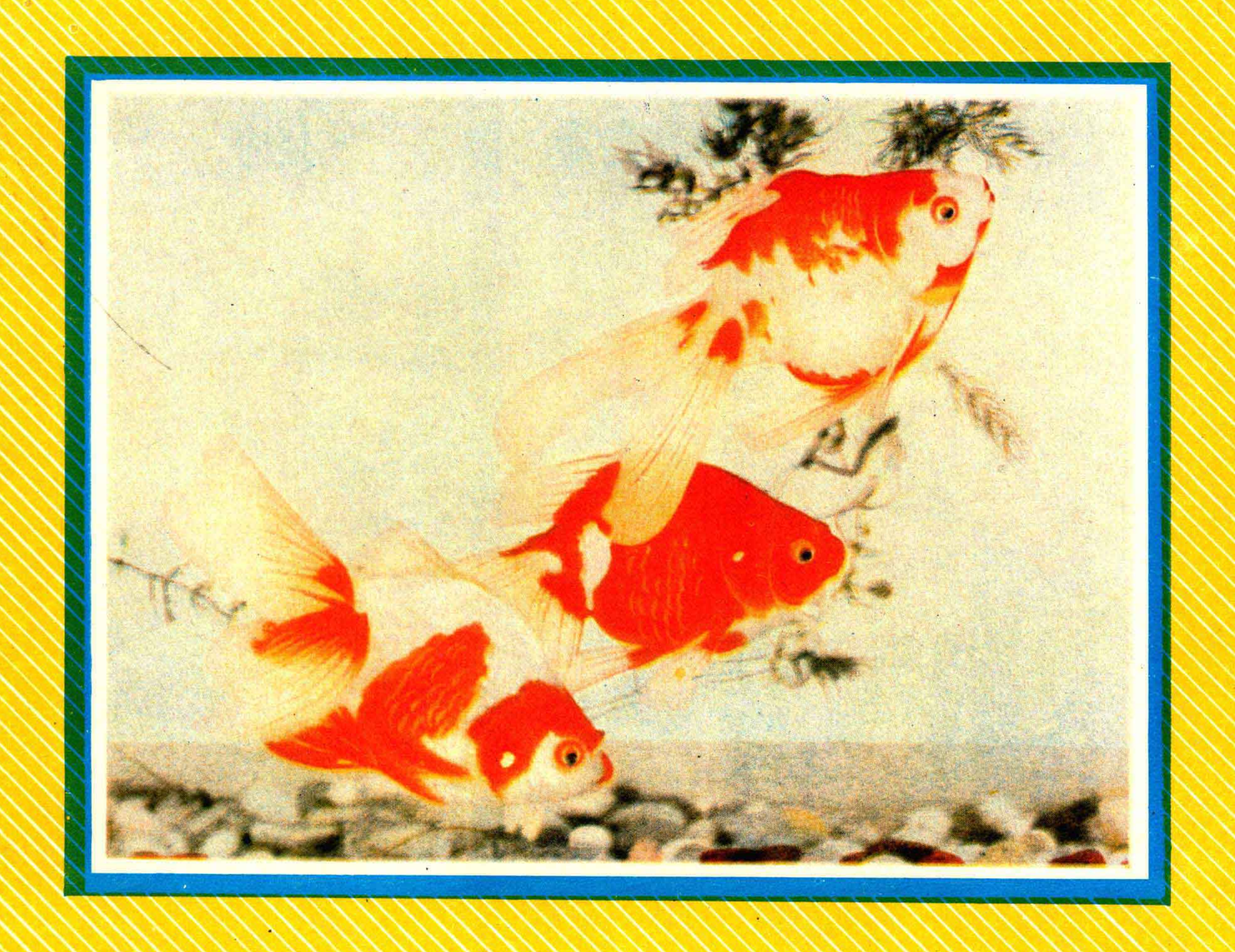


BIRDS AND FLOWERS BY M. C. CHEN
THE YOUNG COMPANION'S SERIES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S
BY CHINESE ARTISTS

SECTION I. ORIENTAL: NO. 4



鄭曼青.名岳.別署浮丘居士.浙江永嘉人.現年三十有三.少孤.從同里汪如淵學畫.弱冠遊北平.遍觀故宮藏畫.藝益進.旋任國立藝專.郁文大學.及上海美專.中國藝專等校詩畫教授.先後十餘年.畫境屢變.而卒歸於白陽新羅.清新渾厚.無塵俗氣.無鄙惡思.詩則入陶鄭之室.冲夷超逸.與畫境書境同也.



GOLD-FISHES
(DECORATIVE ART)

金魚
(裝飾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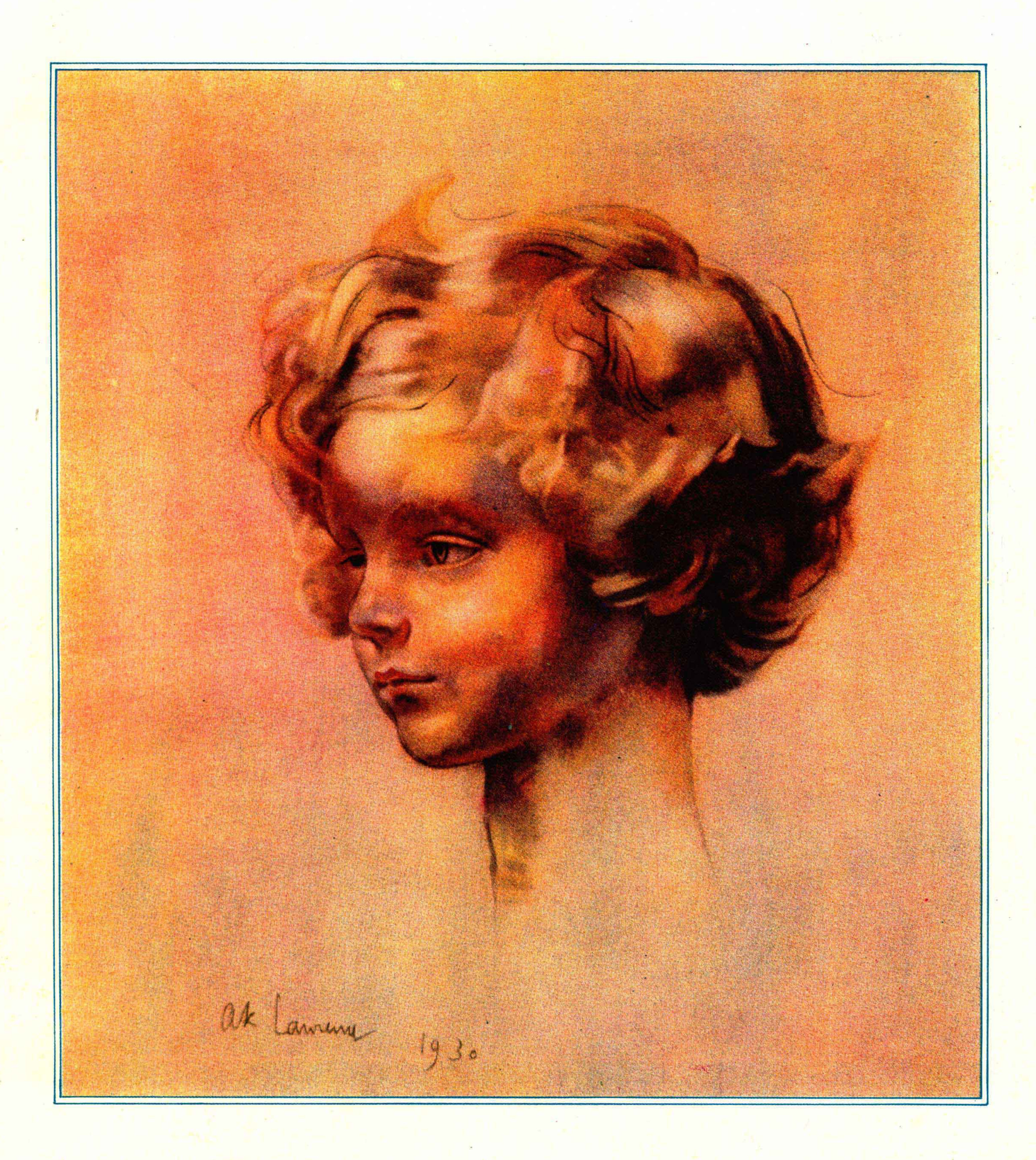
FLOWERS BY F. M. LIN
THE YOUNG COMPANION'S SERIES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S BY CHINESE ARTISTS
SECTION II. OCCIDENTAL: NO. 4

林風眠氏・現任杭州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校長・曾留法習繪畫有年・作畫用筆闊大。色調方面・一向喜歡用藍綠等灰暗的顏色・故畫面滿充沉鬱的情緒。最近所作・却一變以前的風格・色彩則用大紅大綠・畫面熱烈明快・成強烈的對照・筆觸則比前更覺豪放・這裏所刊的「鷄冠花」・可代表他最近的作風的一斑。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四

鷄冠花　林風眠作





A STUDY OF CHILD'S HEAD
BY A. K. LAWRENCE, A.R.A.

粉畫習作
羅倫氏作

我的結婚生活

俄 N. K. Karpov 原著
懷雅 譯

我有沒有結過婚？我的朋友，假使你這樣的問我，我得說是的，但也可說不是。我常常這樣想我的結婚幸福一開始就出了亂子的。我結婚的動機是發生於一件很平凡的小事。我需要一條褲子，在舊衣商店買了之後立刻穿上。在回家的路上，我注意到一輛載得過重的小車，陷在電車軌道裏，無論從那種方向都無法移動。假使要表示是一位好的同志我自己想；「你必需幫助這個趕車兒的人」。我用盡我的力替他推，我把全身的重量壓到這車子上，直到牠軋軋地能移動了。

可是我褲子上的鈕子也活動了啊，這位趕車兒的當然很感激地來握我的手，但我很高興他能立刻讓我走，因為我需要兩隻手來提住我的褲子呢。我跑。擡着一些人都給我開玩笑，他們裏邊有一個叫道；「天啊！你們跑開罷。否則會有不幸降到你的身上的，你會失去一點東西」。我自己很着慌，用全力走得飛快，直走得氣都喘不過來。我到家後我關上門，然後冒險的去重釘這個失去的鈕子，並且我自己想；「我是一個怎樣可憐的東西啊！不知去找一個給我釘鈕子的人嗎」？過後這念頭立刻使我想起假使要解決這些困難，就得結婚。現在讓我來告訴你我遇見了甚麼。

離開我們工場不遠，有一個賣蘋果的婦人，她是一個胖子，圓得像一隻球，看起來很使人覺得有趣的。她的名字是達亞，謝米諾夫娜，我很有機會去找她交換幾句話，我就找出每一個事故來到她的小攤兒上間打樂兒，儘可能範圍把時間延長得很長久。所以過後我決定結婚了。

我披上一件嶄新的外套，刷了我的頭髮，洗了我的手，我懷着一顆激跳的心跑到謝米諾夫娜的果子攤，跟她說一些使自己心跳的話，是在一個小林子的旁邊，我冒然的說道；『喂，同志，你甚麼時候希望你能不幹那做買賣的事兒呢』？

『那全看情形怎麼樣』，她狡猾地微笑着答復。

我已經很正經地打算過了。我不喜歡一切年輕的小姑娘們，她們只知道開玩笑，但是你却已經是成熟了呢。

當謝米諾夫娜注意到我是已經計劃過的時候，她說；『好的，我預備使你快活』。

『那麼讓我們走吧』。

第二天我們辦了結婚註冊的手續。

我的妻子帶着一個大包來，裏面有一條床毯，衣服，帳幔，和一棵栽到窗口的小樹，總之；她的妝匳多得夠得上一位公主。當我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早餐的檯子已經完全佈置好了，我自己想，我起身的時候茶一定已經預備好了，同時我想，結婚是一件綺麗美好的事，感覺得家庭的快活並不祇是無意識的安想而已。我樂意地翻了一會身然後起來伸伸懶腰，揉揉眼睛，看見在檯子邊一個十歲的小孩飢餓地吃着一個蘋果。

『那是誰』？我問。『是不是你的親戚領了來賀喜的？那眞是太關切了』。

但我的妻攔斷我。『哦，不是』，她說。『那是我親愛的小兒子，他以前跟我母親往在一塊兒，直到現在』。

血衝上了我的頭，我叫道；『竟是這回事，你很乾脆地告訴我，你並沒有家庭。為何你早不讓我知道』？

她鋒利地回答；『第一，你沒有問過。第二，沒有時間。因為我們匆匆地就結婚。而且，你不必担心，因為我第一個丈夫會出錢供養這小兒子的』。

我不能冷靜下來，去工作仍是一肚子的怒氣，當我回家時，我很難相信我的眼睛。因為坐在檯子邊的小孩不祇一個而是兩個了。我的妻不等我有機會問她這小孩是誰，立刻解釋道；『你看；那是我的第二個小孩，他以前同他的祖母住，直到現在我纔能夠自己留心他。但那你也無需煩惱，因為這孩子有我的第二個丈夫看顧他』。

我自己幾乎要發狂了，我帶上我的帽子，冒着火拼命跑到我的朋友米體亞那兒去，告訴他我的煩惱。他看見我時，他走過來伸出兩隻手，並且叫道；『你結婚了；我的朋友。讓我慶賀你，並且我們得喝一杯兒來紀念這快活的事情啊』！但是我扭着臉並且擺脫他那慶賀的握手。『你必需幫助我，米體亞』，我求他。『我已經把我自己弄進了一個黃蜂窩裏去了』。跟着我告訴他我心中的許多事。

他留意地聽着，然後他搖他的頭，拍着我的肩頭說道；『她正欺騙了你，這狡猾的狐狸精她在戲弄你。她會有半打孩子來到你家，假若你不給些顏色她看』。

『我不明白，你甚麼意思。難道我要給她一頓拳頭的教訓嗎』？

『不，不是，你那樣要犯罪的。你必需設法找一個旗鼓相當的法兒，她用兩個兒子來欺騙你，你也可以做同樣的玩意兒啊』！

『但是我在那兒去找着他們』？

米體亞放聲狂笑。『你並不比一個小兔兒多一點悟性。躺着休息一會兒吧。我立刻可以替你弄兩個小孩』。

剛說完就去實行。一小時以後，米體亞來了，跟着兩個半大小孩子。內中一個戴着一頂有徽章的帽子，和穿一件破爛的外套。另外一個穿着一件婦人的破短衫拖着他的鞋跟，並且有一付裹腿裹在他的赤腳上。都弄得一團糟，他們的臉黑得像掃烟囱的工人。

『這裏是兩個合式的標本，我在庫斯基站找到的』。米體亞說。『我已經告訴他們如何做法，他們叫你做爸爸並且不離開你。這戴着帽子的叫做米西卡，另外一個叫孫卡』。

米西卡走過來給我說；『這是一件好的生意經。我們叫你做父親，你得給我們充分的食料。我們到不留心衣服的，但是快給我們兩支香烟吧』。

我帶着他們回家，我的妻看見他們時幾乎昏倒了。『這是甚麼樣的小鳥兒』？她問。煩惱得幾乎死去。

『甚麼？這是我第一次結婚的兒子，他們以前隨着他們的祖母過活』，我非常認眞的回答。

她生氣得嘴裏起了泡沫，從棹上拿起一個一個的玻璃杯來擲到地板上，『這種小鬼，這種賤人，你帶到我的屋子來』。她拼命的叫着。我仍保持我的安靜態度，直到她不講話的時候；『因為我以前沒有多餘的錢供給他們，但，這兩個孩子到底是我的血和肉啊』！

我們正說話的時候，米西卡同孫卡祇注意着棹上的食物，完全沒理會我們的吵鬧。這倒征服了我妻的狂亂。她投身在床上哭了一小時。然後好像恢復了一點神志，她叫我過去並且說；『因為我們是夫妻，我們一定不能破壞了結婚的愉快。我將要把我的孩子送還他們的祖母，你也這樣吧』！

『啊哈』！我在靜靜的勝利中自己想；『現在，她已換了柔和的音調了。這劑藥已見了功效了呢』。我又大聲說；『我贊成』。

我給了米西卡同孫卡一個眼色，並且和他們說；『這是五個哥比，給你們買蘋果的；現在回到祖母那裏去罷』。

可是事情出乎我的意料。這兩個小孩拖着我，叫道；『我要揭露你，你在騙人，先前你允許給我們飯吃，現在你祇給我們五個臭哥比並且趕我們出去挨餓。你不能這樣的把事情容易結束。我們要告訴你的妻子一點故事。聽着；太太。燒熱一根火棒把這魔鬼趕出這屋子罷；他引誘了我們來串了一幕喜劇。我們不是他的孩子』。

當我的妻正和氣地同我說話的時候，聽見這話，她仍然變成了河東獅子那樣地吼道；『原來如此！從我們共同生活最初的一會你就欺騙我。我不願在這屋子裏再躭一刻了。我會嫁過三個白癡，可總沒有看見像你這樣兒的』。

在怒惱的狂亂中，她從窗上拉下帳幔，從床上收了衣服，背起了她的包兒帶了她的兩個兒子。米西卡同孫卡也跟着她們。這兩個小鬼臨走時，對我指着他們的鼻子，和吐吐舌頭。所以我的家庭生活僅僅留了一片凋歿的花瓣。我的結婚生活壓根兒就弄糟了呢。

Hongkong, the Magnificent.

香港建築物的展望

(張建文攝)



The Wharf of Hongkong.

香港全景

A full view of Hongkong.

最近開幕的平安電影院

Ping An Theatre, the most up-to-date movie house in Hongkong.

國民銀行高度的展視

The new National Savings Bank building.

培正香港分校正面的展視

New building of the Pui Ching Branch School.

西營盤「街市」

A street in the slum quarter.

建在墳場附近的「永別亭」

The funeral hall near the public cemetery.



跑馬場上的大鐘樓

The clock tower of the Race Course

如果沒有「金龍酒家」這幾個大字招牌，誰猜得出那是一所什麽樣兒的建築物呢？

The "Golden Dragon" Restaurant.

收容可憐的女人們的「保良局」

英國海陸軍人俱樂部

The new club house of British Marines.

新建的天主教堂

The new Catholic Church.

小資產階級人家的房子

The homes of the wealthy.

有錢人家的摩登房子

南洋富商余氏的大公館

香港最大的一所中學校——喇沙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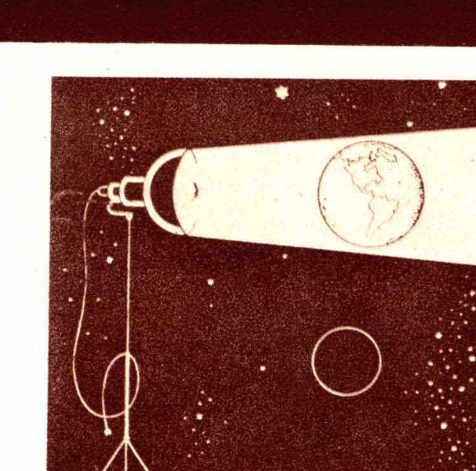
La Salle College

Mr. S. W. Known, chief secretary of the Sino-French Engineering College, recently decorated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with a gold medal for his activities in the Sino-French Educational enterprises.

The Orchestra of the Wu-han Music Association. Photo taken during their second concert held at the Victoria Hall, Hankow.

吾人對於業餘生活、向鮮注意、既不知有所謂靈性修養、亦不尋求正當娛樂、此種現象、到處皆然。最近漢口一部份有志青年組織一業餘音樂研究會、以公務之餘閒、從事於高尚藝術之研究、實足爲各地模範、上圖爲該會會員在漢口維多利紀念堂舉行第二次音樂大會時留影。

肥皂泡上的人類



上一期的威廉福斯傳，是一本帶有經濟意味的傳記，這一期胡亂的寫些關於那部專給平常人看的天文書，是琴斯James Jeans著的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劍橋書館出版，價洋三辨士六。

記得童年時代。每當我害了寒熱病的時光，在恍惚的半意識中，時常覺得一回兒自己的體積，會無限止的擴大起來。一回兒又小得像躲在帳頂的密縫裏一樣。這一種幻覺，到長大了纔知道不限於是患病時精神上的錯覺，在思想上，也常有自己覺得忽而大得左脚踏在地球上，右脚跨在火星上，忽而又渺小得要把螞蟻來和自身作比的。

二十世紀特出的兼有文學天才的天文學家傑姆斯琴斯 James Jeans, 在神秘的宇宙 The Mysterious Universe 裏便告訴我們，前者的臆測是錯誤，而後者把螞蟻來和人類相比，還嫌螞蟻太大了一點。

據琴斯的估計，宇宙中所有的星球，他的數目，幾乎和地球上所有海岸上的所有沙粒差不多。這些星球，大半都是獨身的旅客，像在汪洋大海中航行的輪船一樣，我們旅行海上，不是極難碰到其他的船嗎？宇宙中的星球，要二個相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要二個星球在太空中相近，更不知是幾萬萬個機會中的一個呢！

但是在那樣遼闊的太空中，大約在二億萬年前，不知如何的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另有一粒細沙，走近了太陽這粒細沙範圍。於是像日月影響於潮汐一樣，太陽的兩端，逐漸的高起，隨後那外來的吸引力大得把那些高起的東西都拋了出去。這些被拋了出去的小塊，有九塊跟着牠走，地球便是其中的一塊。

就在這一塊小沙屑上，熱度逐漸的減低。隔了許久，不知如何的第一次開始有了一點小生命。這一點最初的小生命，假如那時碰到了惡運，也許沒有今日這麼一個世界的。誰知生命之流，竟碰巧的延續下去，纔一直產生了人類。

所以把人類來和全宇宙相比，他所佔的空間，可說是所有地球上沙泥中一粒的百萬分之一，而人類有生的歷史，和全宇宙的相比，等於一生中的一瞬間。至於六十歲的壽命，不知抵上牠萬萬分之幾呢？我們的宇宙是這樣可怕的廣大，又是這樣可怕的久遠，把人類比做螞蟻眞是不夠渺小的。

但是怎麼會有地球，又怎麼會有人類的呢？

赫胥黎 Huxley 曾講過：假如叫六只猴子去打字，亂打了萬萬年以後，也許倫敦博物院裏所有的書籍，統被他們打出來了。假如我們再去看另一只猴子打的最末一頁，他盲目打動着的結果，會碰巧的有一首是沙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我們當然要說，這是偶然的事情，可是我們計算幾百萬年來他盲目打成的幾萬萬頁打字紙裏，能夠得到一頁沙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機會既可以造成這種結果，同樣機會既可以使兩個星球相遇而產生地球，也可以使生命從無裏產生而一直傳到我們自己。

十九世紀的科學家，就不作如是想。他們相信某一種因才產生某一種果，全人類和全宇宙，就在走向一條命定的路。不但宇宙由創造而來，所有未來的歷史，也是可以創造的。

一切的事情既可以人爲，一切的結果既可以預見，於是生命也變做了一件純機械的東西，牛頓的頭腦和一只印刷機是用同樣的幾種原子拚合而成的。貝多芬的情感和一只口笛的成分差不多。因此他們想用機械去製造數千個牛頓和數百個貝多芬，可是事實證明要製造一只產生如蠟燭般的燈光和叫蘋果落地的機械都不可能。於是柏林大學的潑藍克教授 Prof Max Planck 把機械論全部的推翻，到一九一七年愛因斯坦更補充了他的學說。

我們纔知道一個A的原因，不一定產生B的結果，他可以產生B，又可以產生C，又可以產生D。這一種不能定命的可能性，就把宇宙的主宰權，送回到上帝的手中去了。

這裏說的上帝，確是帶有一些宗教意味的。但是這位上帝要到那裏去找呢？

我們可以拿原子的運動作比：譬如一間屋子裏有二千個原子，科學不能告訴我們，明年的今天，還會有多少原子存在於這間屋裏，牠祇能對我說只有一九九九個，或是一九九八個，或是一九九七個，事實上最可能的是一九九九個。那就是說明年的今天，在二千個原子中，要有一個解體的。但是我們不懂這一個原子怎麼會解體的呢？也許有人以爲他受了風吹或是熱度太高而失去，那麼一個會失去，其餘的一九九九個呢，也不會同樣的受到風吹或是熱度太高而解體嗎？現在的物理學家就不作如是想。他們相信乃是上帝（或是說命運），在每一年裏，把二千個中的一個解體的。





這個原理，我們可以拿四個玩撲克的人來和一個原子相比。假定這四個玩撲克的人們自己決定：如果四個人同時拿到同花順子，便大家不再玩下去而離開這所屋子。在某一間房子裏，就有數百萬對這樣的玩撲克者，他們都這樣的約定着。現在假如在每一次玩畢後，并不把牌子攪和而很規則的疊起來，再繼續的玩下去，那麼結果就會和以前的因果論者一樣，在相當的時光，一定會有四個人同時摸到同花順子的。但是假如每一次玩畢後，都把牌子重新攪亂過，這樣永遠的玩下去，也有一次會碰到這種情形的。像二千個原子中每年有一個解體一樣，我們既不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下，怎麼會有這一種碰巧的現象發生。我們便只能歸之於上帝，那神秘的命運主宰者。

我們也可以用一百萬鎊的銅元去擲在空中作試驗，看他跌下地來的時光，有多少是正又有多少是反。我們可以預知他的結果是



稅務專門學校校長朱葆元氏·爲吾國稅務專門人材·

Mr. P. Y. Chu, President of the Customs Colle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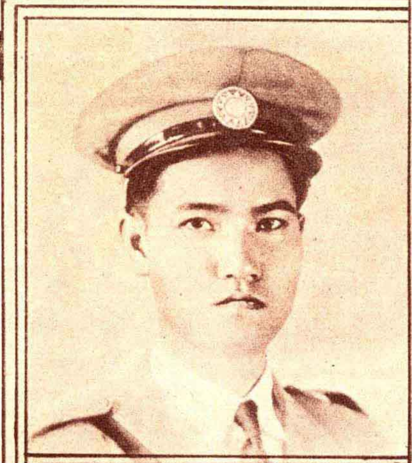


黃毓光氏

黃張二氏、爲留美青年、有志於徒步旅行、由南美洲出發、歷時四年餘、所到之處、備受歡迎。



張尚仁氏





Mr. Y. K. Huang and Mr. S. T. Chang who completed a tour on foot round the world within four years.



江都陸爲震氏，別署雨田，曾撰「中國國防十年計劃」，收入良友壹角叢書，最近逝世，年僅二十有七，聞者惜之。

Mr. W. C. Loh, author of "China's Self Defense : A Ten-year Plan" recently passed away.

新任新疆交涉員吳藹宸氏，福建閩侯縣人，歷任北京大學教授，江漢關監督兼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員，新疆省政府高等顧問等職，著有「華北國際五大問題」一書。

Mr. T. C. Wu, the newly appointed commission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Sinkiang.



川江素險，輪船觸礁每有所聞。惟重慶民生公司之民貴輪，航行川河二十餘年，從未遇事，民貴舊名蜀亨，全爲國人資本經營，輪中自船主以至雜役，均屬華人，尤爲可貴。左圖爲船主周海清氏，上圖爲輪機長陳澤深氏，二氏在職該輪，均有二十餘年之歷史也。 曹耀贈

Mr. H. C. Chow (left) Captain of S.S. Ming Kwei and Mr. C. S. Chen (above) the Chief Engineer, who have navigated on the Yangtze Gorge in Szechuan for 20 years without a single accident.



趙家璧

有五十萬鎊是正，又有五十萬鎊是反的。這一種方法，可以數次的試驗而不變。我們可以說這些都是一種天然律，是一種因果關係，其實這完全是上帝，是[illegible]遥，也就是機會的數理法的結果。

這豈祇一百萬鎊的銅元是如此而已，整個的宇宙，就被這一種數理法 Mathmatical Law 所主宰着。這是一種純粹數理，是推論內在世界的純粹思想上的創造，和推論外部世界的應用數理是完全不同的。這裏所謂數理的 Mathmatical，也就是心靈的 Mental，因爲數理祇存在於我們的心靈間，而整個的宇宙，也祇是但存在於一個數理的思想家腦中的一種思想而已。

不但宇宙和人類的一切，都是數理的結果，人類智慧的最高表現，也不是荷馬的史詩，密卡浪其羅 Michaelangelo的雕刻，而是數理的解題。

大約五十年前，世界上科學家正在討論如何和火星上的人類互相通信的方法。有人以爲最先要告訴他們，地球上的人類是有思想的。但是在兩種絕對不同的動物中，用什麼東西纔可以表現呢？許多人提議祇有用純粹的數理，預計在沙哈拉 Sahara 地方燒起一連串的烽火，結成那位希臘哲學家畢薩高拉斯 Pythagoras 最出名的那個數理圖式，就是說一個等邊三角形裏短的二邊的平方總數，等於長的一邊的平方數。這一種宇宙的言語，對於火星上的一般人也許是不懂得的；但是假如火星上有數理學家的話，他們就懂得地球上數理學家的思想成績了。

從前的科學家，曾告訴我們創造宇宙人類的上帝是一位生物學家，或是一位機械學家，現代的物理學家便告訴我們他是一位數理學家了。

從琴斯的書裏，我們覺得生命完全被機會的數理法所主宰着，而空間是大得那樣的不可臆測，人類是小得那樣的無可計算，我們想到那無限的大和無限的小，眞不得不像在寒熱病中同樣的要感到一陣戰慄呢。

可是我們反而因此而去暫時地做一些荒唐的夢。這現實世界上一切醜惡的現象，已使我們自己一天天的偉大起來。每個人，每個集團，每個國家，都在想一腳踏滿了地球，再把另一腳跨上火星去。現在我們看到了四邊無限大的空間和無限長是時間，我們才知道宇宙只是一個肥皂泡，（還不是肥皂泡的內部而是肥皂泡的表面）。人類像小虫的萬萬分之一般躲在牠上面。這肥皂泡有一天會碰巧被風吹破的；那麼，我們在大空中到那裏去找我們的愛人又到那裏去找我們的敵人呢？



如此上海

上海的聲,光,電

Outline of Shanghai

喧鬧的・嘈雜的聲音・從早上六點・到第二天清早六點・竭力要把上海裝成第二巴黎：晚上・火炬似的光刺激着・把做了一天的工作的人們又從極度的疲倦鼓舞起來：電的力量加強了一切的速度・馬達・馬達・馬達：人都變成了機器・在密網的電流中打滾…………

魯迪華萊的「聖路易的哀愁」：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王人美的催眠曲：荀慧生的四郎探母：薛覺先的姑緣嫂刼：汽車的長吼・十字路口交通警察嘴上的銀哨：叮叮：三〇一八九：大晚夜報：工廠・和輪船的尖叫：混成一片・飛竄在這火柱似的・金蛇似的・電炬・和電虹燈的夾縫裏：纏繞着每一個生活在都會的人的心・老年人變了少年・少年人變了瘋人・歡笑和流淚・喝彩和慘叫…………

這・太太先生們・便是上海的原動力：聲・光・和電！

電影片的攝製是上海一種時髦的行業・

南京路之夜

Where electricity goes mad—a night scene of the Nanking Road, Shanghai.

舞場裏・騰躍着歡狂的爵士歌聲・是大都會的夜的節拍・

Jazz, the rhythm of the city.

Soochow crooning in the air of Shanghai.

巡捕嘴裏的哨子在叫・馬路上行人的渾身血脈在跳・

God of Safety!

輪船上汽笛狂呼的吼聲・不知驚醒了多少僕僕於都會往來旅程中的人們的迷夢・

The distant music.

播音台裏播送出來的歌聲，打破了都會中有閒階級的家庭的沉寂空氣・

The mouth of a tiger.

沒有節奏的賣報聲・是都會裏貧苦人們的生活的吶喊・

Extra, Extra!

汽車喇叭的響聲・是都會交響樂的主要調子・



The "search-lights" of the street.

滬路上電火的光亮蒙罩着那座建築物的整個軀殼・

Electrified food.

都會人「食」的電氣化

A network against the sky.

大都會的空間交織着密佈的電網・

電話是生活繁忙的都會人傳達感情最便利的工具・

The sensory nerve of Shanghai.

有軌或無軌電車是大都會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The motor-nerve of Shanghai.

The most fashionable job.

「百樂門」——上海最華麗的舞場——的晚裝・

左下圖的建築物爲大光明電影院・入夜燈光照耀・如同白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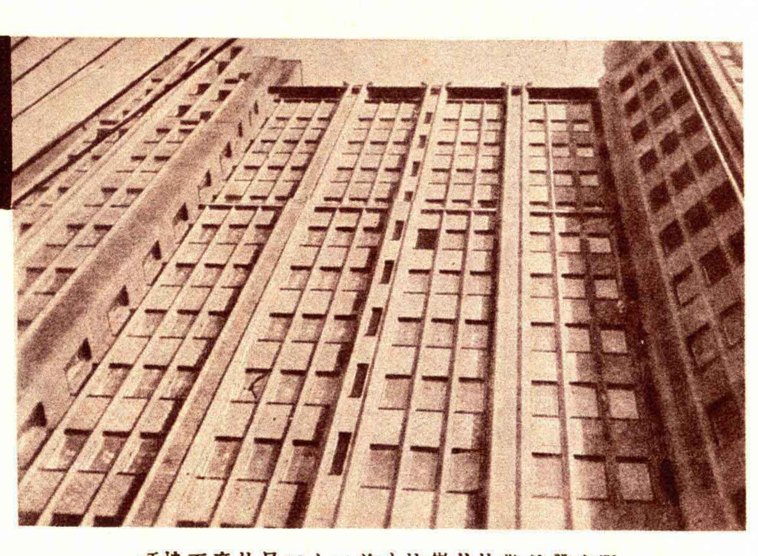
When westerners call this dancing-hall Paramount, Chinese call it the "Door of Hundred Joys." Below: the Grand Theatre.

大上海戲院——上海一所新建的電影院——的夜色・

Movie or fire work?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

黑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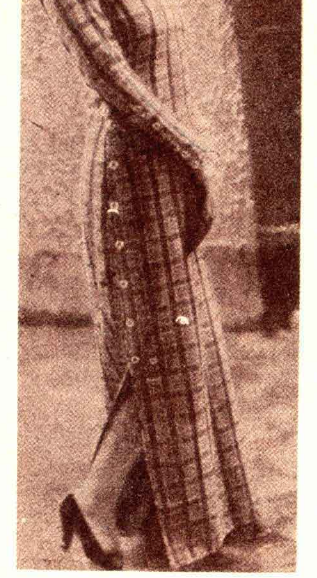


陽光帶着難捨的戀情吻着二十二層的摩天樓頂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這暖和的季節是最適合在外邊散步的。唸着我的第一句詩，輕快地在黃昏的街上走。陽光帶着難捨的戀情吻着二十二層的摩天樓頂；夜霧已經慢慢地在都會裏瀰漫起來。

跟着街上的燈，舖子裏的燈一同開放，我的心異樣的明亮，找塊可以停脚的地方吧——一間珈琲座或是披了嫩綠顏色的花園；在那里，我想做一首詩。

可是，有個苗條的身影從陳列着巧克力糖的玻璃櫥那裏移到面前來了。



有個苗條的身影移到面前來了.

——哈囉！

——你嗎？好久不見了呵！

——多久呢？

——讓我算算。……噢，那天我們不是一同在沙利文嗎？下雪的日子，冷度是零點三。

——你的記性真好呀！

——現在已經是春天了！

那麼說着，抬起腦袋瞧瞧天上；最後一線陽光已經悄悄地溜走，第二十二層的窗子面着向晚的冷風。站在最低層的行人道上的我，想到天氣什麼時候能夠真的暖和；脫去那件黑毛大衣的她是一定比現在更美麗的。

汽車的行列，連成一條長蛇似的，順着微微彎向右邊去的柏油路爬着。坐在軟墊上的加利福尼亞省人的嘴上啣了條雪茄，他的腦子裏迴旋着金子，抽着濃烈的烟味的女人。急性的少奶奶推着汽車夫增加速率開到一邵公館去，她想他們一定等得不耐煩了。

——你上那裏去呢？

她問。

——我嗎？我想這是最好散步的時候。

——可是，你不像散步的樣子。

——怎麼說？

——你忘了帶枝手杖，也不啣上枝吉士牌。

——我是不抽烟的。手杖嗎？噢，我把你帶了一同走吧。

就把她掛在肐膊上，移動步子向上面走去。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帶着丁香的憂鬱而來的，是——』

默默地在心里唸着，不想讓她知道。在夜霧裏我偷偷地瞧着身旁的她，憂鬱的臉子永遠是溢着丁香的味的：她像醉了似的，蓬着微黃的髮的腦袋斜靠在我的肩膀那裏。我們是擠得那麼緊，透過綠花的旗袍，我聽見一顆處女的心絃顫動着。

——這樣走上去，到底到那裏去呢？

輕輕地說着。我：

——為什麼一定要到那裏去呢？

——你知道，路是有盡頭的呵！

聽了她這句話，我箝口了一刻。過後便：

——你說，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也不知道呵！

笑起來了。頑皮的十九歲的少女啊！

年紅的廣告燈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帶着丁香的憂鬱而來的，是十九歲的少女蘇茜。——』

年紅的廣告燈，藍色的廣告燈，她的眼珠子在燈的下面閃着。兩條電車的軌道直伸到遠遠的那邊去，可是到三叉路口却彎到右邊去了。

我拉住她：

——跟着鐵軌走嗎？

她搖搖腦袋：

——我們走直線吧。

——可是愈走愈遠了！

——對哪，我的趾尖在三寸高的鞋子裏疼起來了，你送我回去好不好？

* * *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帶着丁香的憂鬱而來的，是十九歲的少女蘇西。

× × ×

她有對懂事的眼珠子，——』

第二天的晚飯前，雨點白線似的從半天吊下來；對着淅淅的簷溜，我感到寂寞。唸完了第四句詩以後，拿起電話機撥着59030。

——哈囉！

——你嗎？我聽得出你的聲音呵！

——聰明的孩子哪！

——喂，你知道我不是來要你一句稱賞的；我真寂寞呵，我聽着雨聲同漂泊在大海里似的，想帶你去赴百樂門的茶舞會。

——下雨呀！

——坐在汽車裏也怕雨嗎？

——我不去！

——為什麼呢？昨天我帶你去散步却答應了。

——爸爸給我講天方夜譚，聽得怪有味的，我不打算出去了。

放下電話機，失神似的跌在沙發上。燈光是淡黃的，四周寂靜得全睡着了一樣；我最不喜歡下雨天，如果現在就去睡覺的話，我準會做一場惡夢。

在書堆裏找本詩集吧——戴望舒的望舒草或是徐志摩的翡冷翠之一夜。

可是，一陣玎玎的鈴聲又響起來了。

——哈囉！

——你嗎？不聽天方夜譚了嗎？

——爸爸上樓去了呵！

——你就打電話來嗎？

——。唔：怎麼你動了氣似的？

——有什麼話，你說吧！

——噢，沒有。爸爸忘了下半段故事，上樓找那本書去了。

——我聽見樓梯響了，他找到了書吧？

——對哪，你真聰明呵！

——再談吧！

站起身子在房子裏踱着方步，從沙發那裏踱到書堆邊，又踱回沙發那裏頓了頓脚。為什麼不學會抽烟呢？在淡淡的烟霧裏我可以忘了她的狡黠的；抽着吉士牌的時候我不會再覺得寂寞了。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帶着丁香的憂鬱而來的，

是十九歲的少女蘇茜

× × ×

她有對懂事的眼珠子，

她有張會說話的嘴；——』

* * *

艾霞自殺！

為什麼不學會抽烟呢?

靜靜的街上。廢曆新年的鑼鼓帶了暮色籠罩在街燈的玻璃上，在孤單地屹立在行人道上的郵筒裏。把塗滿了鄉愁的信丟進了郵筒；懷念着遼遠的家鄉，想着家裏的母親，獨自在新年裏太息着。

公共汽車的身上冒着水蒸氣，肚皮裏裝了稀疏的短程旅客行進。跟了夜色而來的賣晚報的聲音從遠遠的另一條街口喊過來，喊到我的面前的時候我捏出了四個銅子。

把報紙打開來，駭人的四個大黑字活的一樣跳進我的眼：

艾霞自殺

跟上來的是幾百個幾千個感歎號在眼珠子前面恍，螞蟻似的：

！！！！！！！！

帶了晚報跳上一路公共汽車，我的腦袋沉重着，沉重着，有誰在上面加着石塊那麼的。到了一座小洋房子門外我跳下車，幾百幾千個感歎號又隨着我走進去。

——怎麼呀，慌張得那個樣子！

她迎上來，一邊說。

——你瞧，你瞧，這裏說：

把報紙遞到她的手裏。

她的眼珠子睜大了瞧；手漸漸地顫抖起來，脖子那里咽着口沫，額上泛起兩條青筋。她的臉色變了，變成了青菜的顏色。

——這是夢吧！夢不是實在的。

她的聲音抖悸着。

——可是，真的喲！

——真的麼？前兩禮拜我見到她的；那麼活氣的人呵！她不

會死的。

——她不會死的。她是自殺呵！

她有對懂事的眼珠子.

——為什麼要自殺呢？沒有勇氣的人呵！伏到桌上嚶嚶哭起來了。我把插着花的花瓶移開了點。站在那裏重新唸了一遍印在四個黑字下面的紀載。這一場死真是悲慘呵！她死在人們全陶醉在廢曆新年裏笑開了臉的時候；她死在春天已經來到的時候。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帶着丁香的憂鬱而來的，是十九歲的少女蘇茜。

× × ×

她有對懂事的眼珠子，她有張會說話的嘴；她哭着的時候我知道，她還有顆憂鬱的心。——』

在回來的公共汽車裏，悄悄地想着人生，對於這玄妙的東西我開始了深深的懷疑。望望街上的夜色，穿過旋轉着的六角玻璃門，裏邊正響着醉人的爵士音樂，翩翩的舞影一閃便消滅了。繼續映上來的是緊閉了的店門外，被人們所遺忘了的流浪漢和孩子們瑟瑟地凍在那裏，等着善心的過路人一兩個銅子的賜與。

春天的笑靨在我的面前消失了。

* * *


她有張會說話的嘴.

天是藍色的，明朗的。和她一同往霞飛路去。我們浴在暖和的陽光下，可是橫面吹來的風仍然藏着雪似的冷意。哭了一夜的眼皮紅腫起來了，透過垂在眉毛邊的捲髮，我瞧着她的眼珠子；在懂事的眼珠子裏深藏着她的懷戀，——她是那麼記惦着一個死了的人啊！——忘却了這一回事吧！——悲慘的死在春天來到的時候，她原本是一頭野貓呢，可是……

——巴黎映着卓別林呢，去笑笑吧！

——我是不自殺的。如果說她是偉大的女性為什麼却去尋死路來走呢？

——前邊是國泰，我們去看"Foot-Light Parade"吧，有着許多新的曲子的。

和她一同往霞飛路去.

掛在肐膊上的手杖似的，我把她帶到院子裏去坐下了。散了場，又是黃昏。這條從歐洲大陸移過來的巴黎風的街道上，到處浮動着舊俄羅斯帝國的良民。跟在一對年青的夫婦後頭，用歐洲人的步子走着。第一道年紅燈火在珈琲座的門外亮起來，接着一陣隆隆的電車響，街燈全着了火。走到巴黎大戲院那裏，我覺得肚子裏怪空的，便問她：

——你想吃點什麼嗎？

——不。

——難道從此不吃飯了？

她的嘴角歪了歪，苦味地笑着。兩天來我的神經有點變異了，我在街上，在她的面前從不想做詩。深深地對人生懷疑着，整天的思索以後找不到一個回答。送她到了家，我去找她的爸爸。對着五十七歲的額上全是縐紋的紳士，我說：

——她眞變了！希望你給她講點天方夜譚，解解她的心吧，她憂鬱得飯都不吃了呵！

* * *

半個月以後。跳落滬杭特別快，就跑到一家舖子裏借了電話告訴她；我回來了。

回到房子裏，把帽子和雨衣丟到床上，解着領帶的時候，很熟識的聲音在門邊：

——哈囉！

——你嗎？來得眞快呵！

——聽見你回來了，我喜歡得差一點把爸爸的花瓶都打碎了；我是那麼熱望着見你呵，眞是忍心的人，去杭州也不告訴我一聲。

那麼的嘮叨着。現在她把黑大衣脫了，穿着青色的旂袍的她年青了三歲似的，在我的面前熱烈的說起話來：

——你知道扔下了我在這里多寂寞！天天的給爸爸看管在家裏，聽天方夜譚，一天一天地覺得這故事是乏味的，空虛的；我恨死你怎麼還不回來，我對爸爸說你回來了我不再理你了！

聽到她的孩子氣的話，我笑着：

——不理我麼？却又飛快地來看我呵！

她紅着臉背過去朝着窗外。用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從她的髮端我望着隔了一重玻璃的都會的風景。長烟囱突出在工廠的腦袋上，吐着黑氣。二十二層的摩天樓巨人似的，直立得半天那麼高。悄悄地想到西子湖上的漫遊，孤單的，哼着Foot-Light Parade裏的曲子，划着畫舫。日光照在水上，像撈着水銀一樣的在湖裏洗淨了手。抬起腦袋，我念着她；春天的憂鬱症應該好了吧？

長烟囱突出在工廠的腦袋上，吐着黑氣，

——在西湖，我天天想着你的。

我開口了：

——想着假如你也在一起，在三潭印月我就要停留兩個鐘頭。我還去過南高峯，我希望在那麼高的地方望見你；可是碰着濛霧，什麼都望不見……

突然她插嘴說：

——這些如果不是說謊，你一定把我帶到杭州去了的。

——你知道，因為你患了憂鬱症，我才避開你的；我想等天方夜譚去醫治你。

——可是我已經厭倦那些荒謬的故事了！

戴着帽子，讓雨衣躺在床上。鎖上門，和她一同又走到街上來。兩旁的法國梧桐的樹葉子已經發綠了，在陽光下會一天一天長大起來的。柏油馬路平滑的，沒有電車軌，沒有公共汽車站；靜靜地在午後的空氣裏走着，我想；說些什麼話好呢？


在西湖我天天想着你的.

拐了彎，那家鮮花舖子裏的少女用着流俐的法國話跟一個青年在說着話，溫柔地，梵啞林的聲音似地。回力球場睡着了，閉着眼珠子，等着天黑的時候。沒有色情的眼，午後的街上同修道院一樣的清靜。

——在這美麗的日子裏，我只會想到用什麼方法來愛你：請你看電影嗎？坐在花園裏的長椅子上嗎？寫一首戀詩嗎？可是我高興跟你一塊兒散步，不管是什麼時候，有你在我的身邊是幸福的。

那麼給她說着輕快的話；青蛙形的公共汽車衝向那面去了。她的視線從公共汽車上收回來，放在我的臉子上；我感覺到有隻螞蟻在爬過一般的熱辣。一會她的話溜出了齒縫。

——今天我和你散步的，以後也許我不認識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話！我不知道！

青蛙形的公共汽車衝向那面去了。

——因為我決不受你的欺騙；而我，也不會欺騙你的。

——這是什麼話呵！

——你不懂嗎？

——噢。

——不懂我也沒有辦法。為了你不懂就來給你欺騙一次，我不是這種傻瓜。我早對你說過：我是不會自殺的。

她的話愈說愈沉重，臉子低下去瞧着我們的影子。一半驚奇，一半我是明白了。走過國泰大戲院，瞧見明天又是一套新片，便約她。

——明天一同看國泰吧？

——不！

——為什麼呢？

——我一早想到萬國公墓去。

* * *

夜霧已經慢慢地在都會裏瀰漫起來，陽光帶着難捨的戀情吻着二十二層的摩天樓頂；輕快地在街上走着，我唸着我的第一句詩，這暖和的季節是最適合在外邊散步的：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

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海。

陽光帶着難捨的戀情吻着二十二層的摩天樓頂

逝水

電影明星

Has Changed St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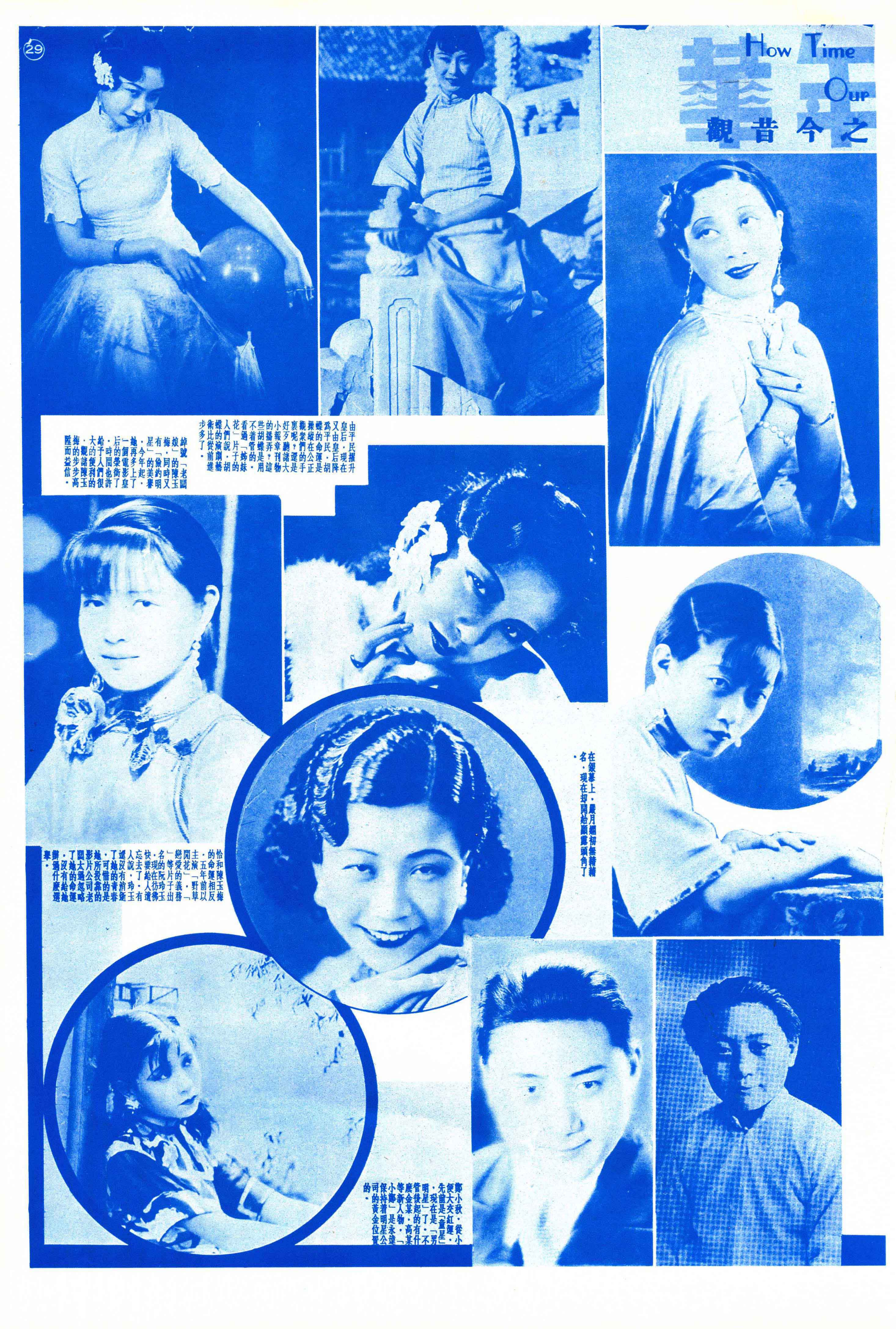
昔日以善歌善舞・活潑見稱的黎妹妹・現在越發長得標緻了・然而自香港飽經世故歸來後・「小妹妹」般的天真至今還在嗎？

昔日紅極一時的王元龍・既英雄・又瀟灑・現在・許老了吧・兩道短短的鬍子・一副沈默的臉容・他已經帶了點中年紳士味了・

時間一天一天地把金焰推動到中國電影皇帝的寶座上去・他的寶座下蹲伏着一匹馴服了的御貓：然而時間的鎔爐也把他的青春一天一天地銷毀了去・你看現在的金燄彷彿失掉了從前那些打動女人們的心坎的魅力了・

胡珊・人還是從前一樣的漂亮・而且・現在她年紀大了・事情更懂得多點・於是在「一個女明星」中・他踏着美國肉感明星的後塵・走上了成名之路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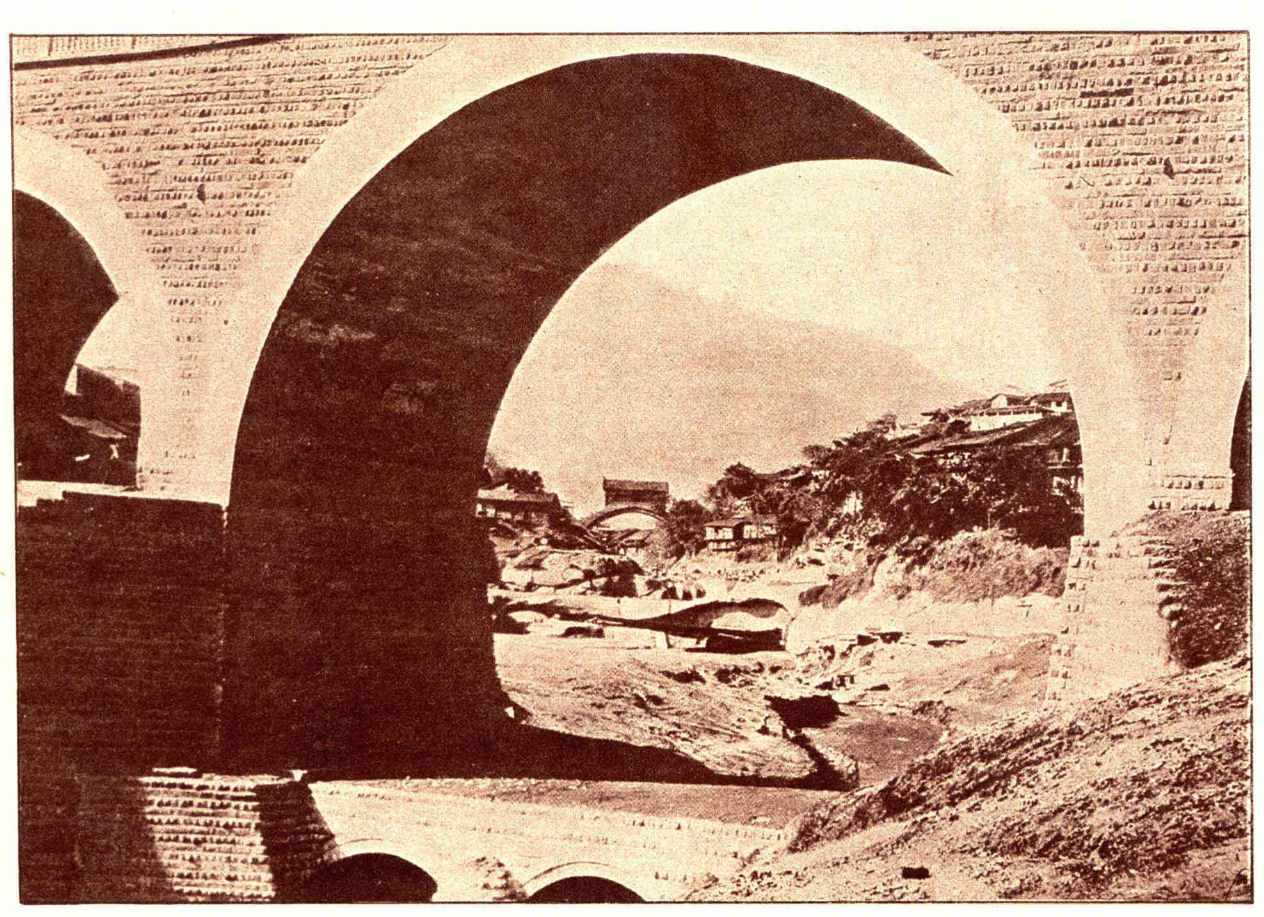
林楚楚・是不會有遲暮之感的・她永遠是賢妻良母式的典型人物・



29
How Time Out
年華之今昔觀
由平民擢升皇后・現在又由皇后降爲平民・胡蝶的命運是操縱在公正觀衆們的手裏呢？還是好歹聽諸大小報章刊物的播弄？這些胡蝶是用不着管的・看過「姊妹花」片子的人們說・胡蝶的演劇藝術比從前進步多了・
綽號「老闆娘」的陳玉梅・同時又有「儉約明星」的美舉・今年起・她再多上了一個電影皇后的榮銜了・時間也許給予人們很大的便利的・觀諸陳玉梅的步步高陞而益信・
在銀幕上・嚴月嫻初無籍籍名・現在卻開始顯露頭角了・
恰和陳玉梅的命運相反・五年前以主演「野草閒花」・「戀愛的義務」等片子出名的阮玲玉・現在彷彿快要給人遺忘去了・有人說・玲玉還沒有消逝了她的青春・可惜的是她所投身的影片公司老闆太過忽略了她的命運・沒有給她辦過什麼選舉・
鄭小秋・從小便大交紅運・先前是「童星」・現在是「男明星」了・不管後起的有什麼金某・高某等新人物・「小鄭」是永遠保持着明星公司的黃金位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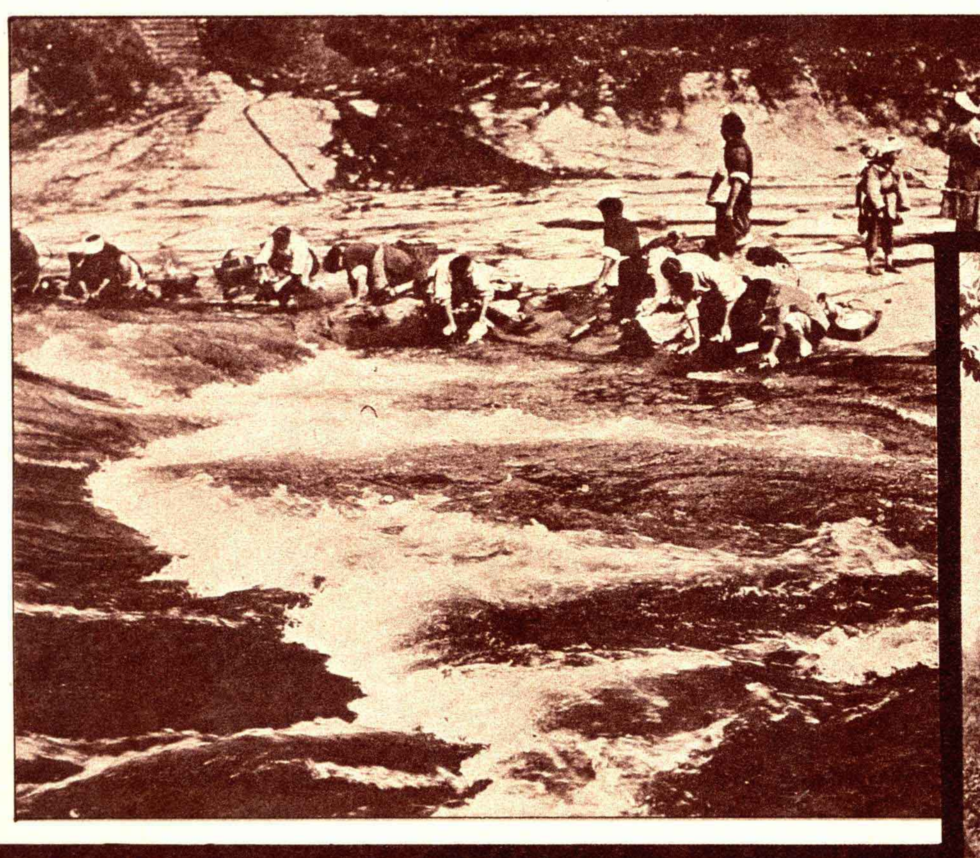
Wanhsien, the Beauty Spot of Szechuan Province.

萬縣多橋・在左圖裏・如果不仔細地看・誰說得出那裏是有橋四座呢？



Wanhsien, the city of bridges. Note the number of bridges you can find through the arch of the bridge in the front.

談風水・是堪輿家的事・但不由你不信「水就是財」，正如錢財不能讓牠隨意散去一樣・江流的水勢也得想法子把牠弄轉來。萬縣有一座「迴瀾塔」，建塔的意義就為的是「迴聚萬縣之財」。



「魯池流杯」是萬縣八景之一。在高筍塘那邊有一個「流杯池」，相傳是宋朝的黃山谷曾經和朋友們在池上喝過酒的・池就以此得名。

The Flowing Cup Pond, one of the eight scenic wonders of Wanhs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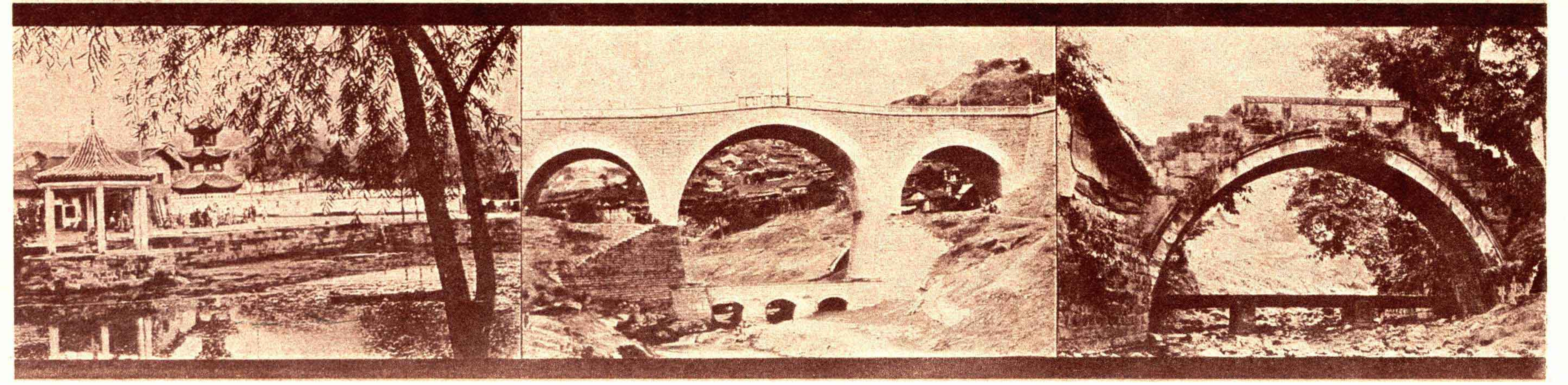
Few Wanhsien women do the washing at home, as there are clear, rapid streams within the reach of every home.

萬縣人在家裏洗衣服的很少：你看・河灘的洗衣婦滿佈着・搗衣聲和流水聲混成一片・多麼熱鬧啊！

The difference of water level is great. People climb the higher bridge when water is high, and save the trouble when water is low.

萬縣的水・來去無際・當秋冬水枯的時候・河牀也顯露出來・發面一到春夏之間・水就高漲得很厲害。「五梁橋」和「萬安橋」都是分作上下兩層的・水枯時行人可在下層走路・水漲却非走上層不可了。

Wanhsien is rich. "The Pagoda has kept the wealth of the city from running away," people s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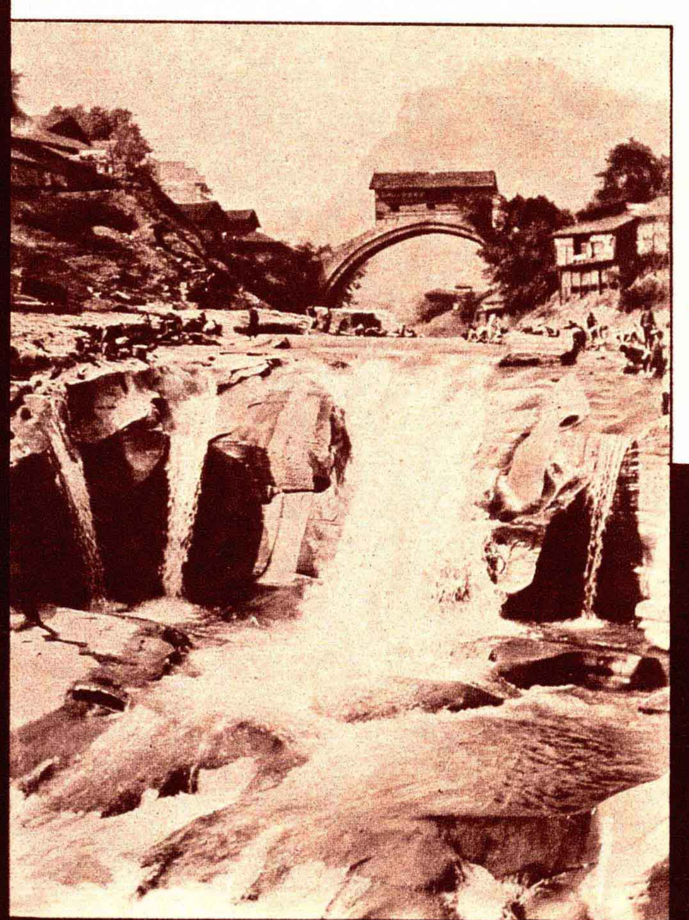


川萬縣的潮聲橋影

蔡俊三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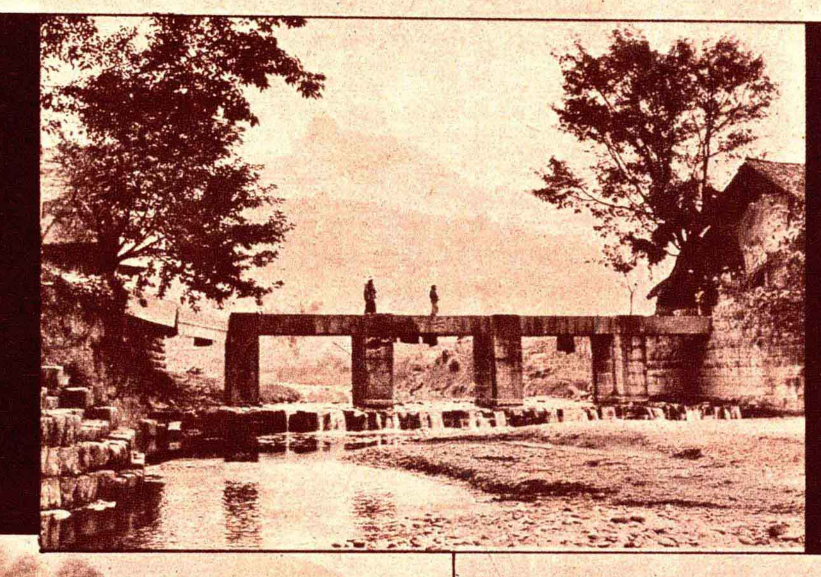
天僊橋

「天仙橋」底潺溪的水聲，自然地接奏着和諧的琴韻，你看，一線一線的白亮的水條，那就是這個天然的「石琴」的琴絃呵。



上面的是「萬洲橋」，下面的是「弓馬溪」，雪白的溪流發出雄偉的聲響，因此萬縣的人民就給牠起上了一個「響雪」的名辭。

The Wan Chow Bridge and the white fall.



「永安」橋是萬縣裏的一座小橋。

The Bridge of "Everlasting Pe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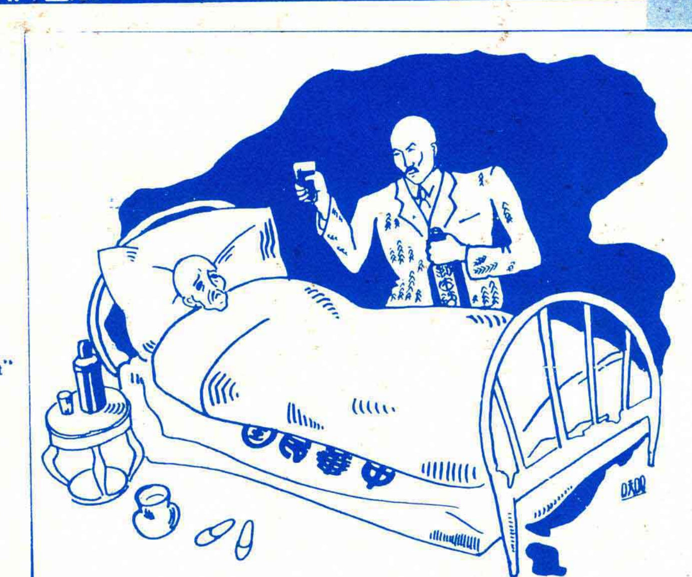
萬縣多「石」，這是一座「石磡」橋，「石」在萬縣的功用，可算大而且溥了。

The Step Bridge across the rushing streams.

新生活漫畫特輯

新生活的炸彈（莫守惠作）

The "New Life Movement" Bombs Showering.



病夫的新藥（吳口作）

"New Life Movement" the right doze for the dying China.

新舊的衝突（劉一亭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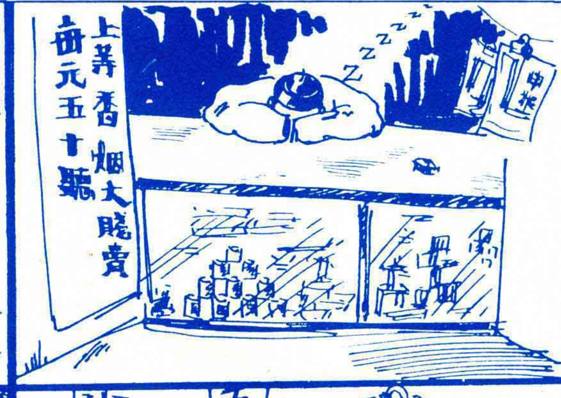
The New Displaces the O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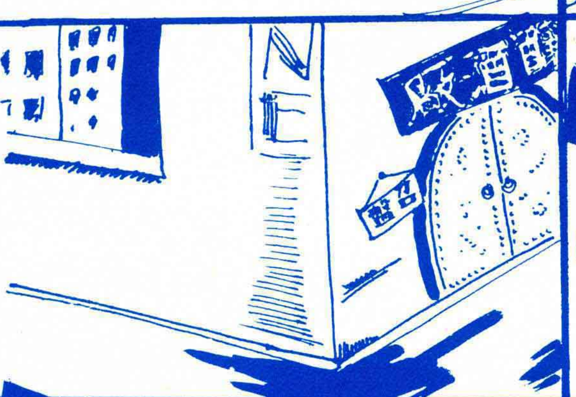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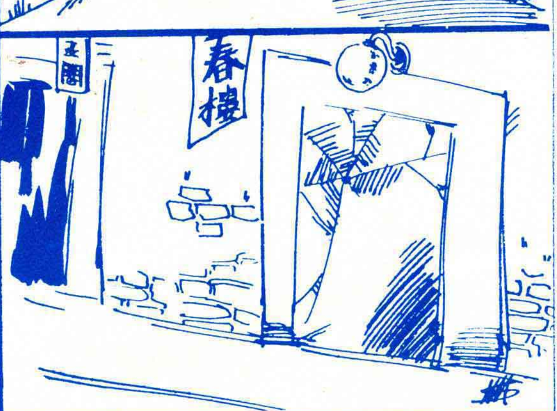
新生活的栽培（劉一亭作）

Honesty, Chastity, Uprightness and Industry are the food for the new movement.









新生活厲行後都會市場一瞥（莫守惠作）

The victim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會心的

某甲患胃病，醫生囑其除魚外勿吃其他肉類。於是某甲進餐館，對侍役說，『給我燒點鯨魚來。』侍者說，『對不起，先生，我們這裏沒有鯨魚的。』『那末燒點鯊魚吧。』『鯊魚也沒有的。』『那末金魚呢？』『眞眞對不起，金魚也沒有的。』於是某甲嘆了口氣說，『那末給我一大盤洋葱牛排吧，天知道我是曾經要魚而沒有的呵！』

* * *

夫：『我每看見你戴那頂帽就覺得好笑了！』

妻：『那麼讓那些賬單送來時我把帽子也同牠們放在一起，使你見到也要笑吧！』

* * *

經理：『你不就是上星期來過，想我給你一個職位的那個少年人麼？我不是曾經告訴過你說我需要一個年紀大一點的麼？』

少年：『對了，先生，我不是比上星期老一點了麼？』

* * *

醫生們是永不會覺得失掉一個病客是可惜的。因爲他們明白，倘若那病人死了，他們不是一樣地沒有生意麼？

* * *

她：我不知道我結婚以後，有多少男子要因此而感到苦痛啦。

他：那末老實說，你要嫁多少男人呢？

* * *

聰明的女子是會得常常對男子們說她是工作過勞的。

* * *

矮小的人們每每想起拿破崙來安慰他們自己的。

* * *

某少年人去算命，算命先生對他說，「你會很窮很窮的，一直到你三十歲的時候！」

「那末那時怎樣呢？」少年滿懷着希望地問。

「到你三十歲時，你便起始習慣着窮苦生活，安貧若素了。」

* * *

先生：「孔夫子在晚年以後便怎麼樣呢？」

學生：「死了。」

* * *

某村舉行交際同樂會，其中有人提議裝鬼臉比賽，誰裝得難看的便得首獎。當時大家紛紛贊成，立刻有多人加入比賽。同時推舉一新自鄰村來的青年做評判員。大家預備好之後，評判員在人叢中巡視了一回，然後停在一位女客的面前說：「小姐，我以爲你裝得最難看，你該得首獎了。」「可是，」那位年青的小姐叫了起來，「我並沒有加入比賽啦！」

Odd Figures, You can form with your hands.

怪人物

運用你的巧妙的想像・安排你的靈敏的指頭・再加上些其他小用具的輔助・結果便創造出來很多・充滿着奇趣的人物・

北極老人

Santa Claus

莽漢

The "Radical".



怪女伶

The queer looking actresses.

受了寒的紳士

The man with bad cold.

祖母

Grandma.

奇狀的游泳家

The grotesque swimmer.

微笑

她：「對不起，你是林先生的親戚嗎？」

他：「我就是林先生啦。」

她：「阿，雖怪這樣的相像了。」

* * *

歐陽：「聽說你和那洗衣婦人結了婚，眞的麼？」

司徒：「那是不錯的。」

歐陽；「爲什麼呢？」

司徒：「是這樣的，我欠了她許多洗衣賬沒還，她說要控訴我，現在她嫁了我，她反爲一個錢拿不到呢。」

* * *

先生：（對一新生）「你叫什麼名字。」

新生：「周伯里」

先生：「你要學習有禮貌一點，對教員說話的時候應該常常不要忘記稱呼「先生」才是呢。那末你現在說吧，你叫什麼名字？」

新生：「周伯里先生。」

* * *

某村婦初抵上海，入東亞旅館，擬覓一小房間住歇。不久她被引帶進一間極小的房間裏，她向四週一望，祇見除了一個侍役模樣的人之外，餘無他物，她不禁慌張起來。她便對那人說，「我不要這房間，這裏沒火爐，甚至床鋪也沒有，我對你說，我不要這房間！」那人輕輕地嘆息着說，「太太，我們沒有叫你睡在這樣的意思。這不是房間，這是電梯罷了。」

* * *

慕貞：「你已經釣得多少條魚了？」

維義：「如果我這一回運氣更好沒有失手的話，那末我便是釣得一條阿。」

* * *

阿英：「爸爸，你生日的時候我一定送一隻烟斗給你。」

爸爸：「阿英，你眞是一個好孩子了，不過我已經有一隻烟斗了呢！」

阿英：「我以爲你不會有的，因爲我剛剛把牠打破了！」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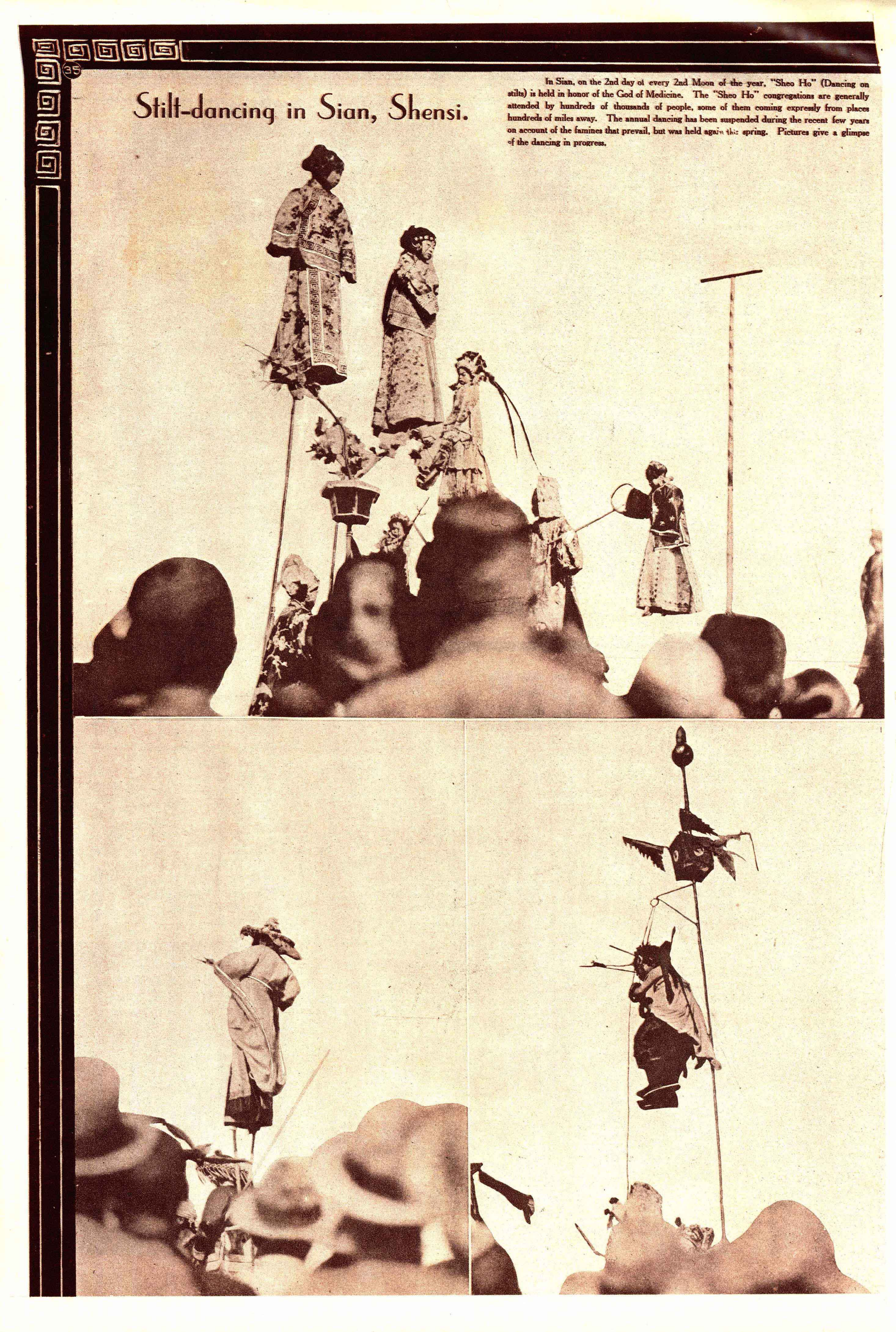
某少年在梧州，聞其姑母在上海病歿。即打電報託該醫院將其屍體運回梧州。靈柩抵埠，少年開棺一視，裏面並非姑母屍體，却是一個高級軍官的遺骸。他想是弄錯了，立刻再發一電至上海醫院詢問，再請卽將姑母遺體運回。上海醫院覆他一電，說，「欲查令姑母遺體，請電南京探詢。」少年得電，再電南京，不久覆來一電，內容說，「請速將軍官遺體秘密營葬，令姑母遺體已在此以最隆重之國葬典禮安葬之矣。」

陝西西安之「社呼」

陝俗，每年廢曆二月二日，民衆舉行藥王會、例有「高蹺」與「芯子」——又名「社呼」之表演：由成年的孩子扮演通俗戲劇故事，應用物理學上之力學原理，支撐以輕巧之竿棒．另僱夫役扛之出遊．甚見巧妙．亦民間娛樂藝術之一也．近數年來因災荒之故．久未舉行．去歲年歲尙好．本年藥王盛會．遂擴大舉行「社呼」等各種遊藝．爭奇鬥巧．備極熱鬧．民衆參觀．有不遠數十百里而來者．茲刊五圖．乃西安民衆表演「社呼」之奇觀．「西安娛樂攝影社」

Stilt-dancing in Sian, Shensi.

In Sian, on the 2nd day of every 2nd Moon of the year, "Sheo Ho" (Dancing on stilts) is held in honor of the God of Medicine. The "Sheo Ho" congregations are generally attended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some of them coming expressly from places hundreds of miles away. The annual dancing has been suspended during the recent few years on account of the famines that prevail, but was held again this spring. Pictures give a glimpse of the dancing in progress.



愚人節裏的話

四月一日的愚人節，向來是很流行於歐西各國的。在那一天，記憶力稍爲差一點的往往要被人愚弄。有的接到電話被邀請到某酒樓赴宴，在那邊坐了許久却等不到什麼人來，連主人的影子也找不着。有的被人告訴他中了頭獎，到後來才知道全沒有這一回事。有的聽說自己的母親染了急症，慌忙跑回家裏，却意外地看見母親健好如常。總之，這一天是一個又好玩又可惱的日子。人家告訴你一個好的或壞的消息，你不能堅信，但也不敢不信。

本期的封面就是根據這一點意思來設計的，一個玩世者，一個拿着了面具去愚弄衆生的女郎。讀者，你喜歡這一個封面嗎？

說起來，在這些可怕的日子裏，其實每天都是愚人節。大家每天都在計劃着怎樣去騙人，同時也在提心吊胆地防着被騙，從國際間以至於個人，大家都在這騙人和被騙中過活，絞腦汁，和流汗。

這一切建築在「欺騙」上面的世界呵。

我愛愚人節，因爲在愚人節中的欺騙還帶着一半的坦白，明搶易擋。惟其在愚人節以外的無盡可怕日子中，才使你防不勝防！

* * *

人間善惡的不能對立，猶如冰炭的兩不相容。這一期，我們却特把牠們編在一欄裏。並不是故意這樣來聊博讀者的一笑，實在因爲覺得把這兩種材料搜集來登在一起，似乎比較更能增加讀者的興味。讀者諸君許會喜歡這幾頁材料的吧？年年夏天用了這許多冰，年年冬天用了這許多炭，可是造炭和藏冰的程序恐怕許多人還不大了了呢。

上期刊了「醬油的製造」，這一期又來個「天然冰的儲藏」和「炭之製造方法」。這都是讀者諸君日常生活接觸最多的東西，看了牠們的製造方法，則對於生活上的興趣，定然增加不少罷。

* * *

上期發表了「都會的刺激」之後，有許多讀者來信對於這類的題材很感興味。所以從這期起，我們又特闢了「如此上海」一欄，每期把上海的事事物物作系統的介紹。上海是我國最大的一個都會，還有第二巴黎之稱。自然其中有許多事物，是許多未曾到過上海的讀者所欲知道的。這一期，我們先介紹了「聲」「光」，「電」，因爲這是上海許多光怪陸離的東西的原動力之故。

* * *

去年本公司派遣旅行全國的攝影團所得的作品，以前曾陸續刊登了不少。現在這些照片差不多都整理就緒，所以從本期起，本誌決定每期選登一點，介紹國內各地的值得知道的情形，想亦爲讀者所喜的。

* * *

對於每天寄來的投稿諸君，我們也得在此一致其感謝之意，不過我們覺得很抱歉，不能把來稿盡量採用。這其間，篇幅的限制自然是問題之一，但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爲有許多稿件是我們無法能選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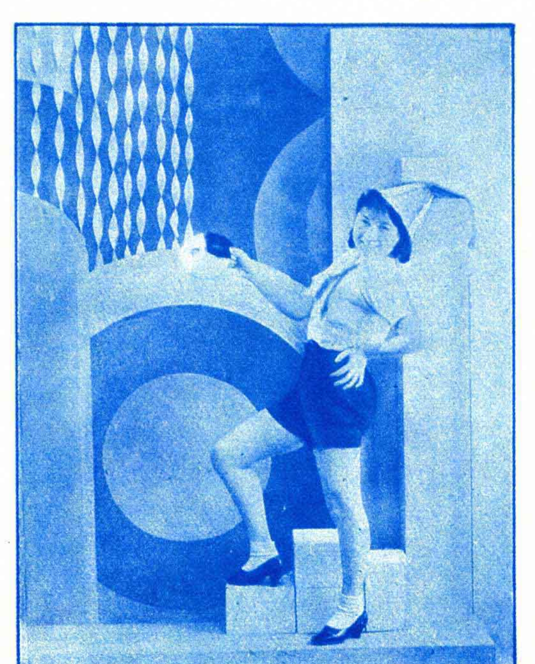
這雜誌的責任是屬於公衆的，編者的稿件是挑選公衆最精的稿件編給公衆看。如果稿件沒有好的，編者祇好自己想方法去找，如果找不着，編者祇好挨罵，這是活該。我們拆閱那些每天從郵局送來的一束一束的稿件，我們常常覺得投稿的先生們的攝影技術大致都是很好的（這裏只就圖片來稿而說）可惜的就是內容缺乏了一點。所以我們希望那些熱心幫忙我們的投稿諸君，稍爲用一點心思，參考參考我們的內容（最好能弄到比我們本來的內容更好的），然後整理好寄來，庶幾兩得其益，讀者可以看到好材料，編者也可以減輕點覓稿的辛苦了。這是老實話，我們編者是多麼的熱望着每天有大批的精美稿件寄來呵。爲了這雜誌，爲了這萬千的讀者，願與投稿諸君共勉！

* * *

黃梅時節又來了，綿綿不絕的春雨似乎是有點可厭的。但須知這正是千萬的農夫們所渴望不已的哩。農村破產已破個不了，倘若在這季節裏連雨水也不多一滴，恐怕我們連麵包也沒得吃了。諸君想吃便宜米，請爲那應時而至的綿綿春雨歌頌罷。

最後，願諸君萬事順利，不受人愚。

編者。



初版三千部
出版前售去二千三百部
出版半月後已全數銷完
再版一千部
從速預約
遲恐向隅

四月一日起發售再版預約

六月三十一日截止

七月十五日出書

包皮	七色噴油精印
封面	燙金黑皮裝釘
紙張	百二十磅銅版紙
文字	二十餘萬
照片	二千餘幅
三色版	五十幅
圖表	十餘幅
篇幅	近六百頁

書重八磅餘
高十三英吋
厚二英吋
闊九英吋

●定價二十五元●

●再版預約二十元●

再版預約辦法

（一）書價　本書實價大洋二十五元。

（二）預約　再版預約特價大洋二十元。國內掛號郵費在內，國外照郵局定則照加。

（三）期限　自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起開始預約，至六月底截止。

（四）出書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五）寄遞　凡向本公司訂購預約本書者，出書時由本公司直接寄上。如承惠訂預約，請直接將書款連同姓名地址，寄交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函購部收便妥。國外預約如由萬國郵匯（International Money Order），匯款必須另用掛號信，將匯款人之姓名，地址，及匯票之號數通知，所用姓名亦須相同。各國鈔票必須用穩妥封套寄下。市情照時價伸算。

（六）樣本　本書印有精美樣本。每冊二角或郵票二角，函購現購均可。空函索取，恕不奉復。

國外預約價目

日本	日金二十五元
美洲	金幣十元
歐洲	金鎊二鎊
澳洲	金鎊二鎊
印度	羅比二十五個
法國及法屬	佛郎一百五十個
南洋英屬	叻幣十六元
南洋荷屬	荷幣十六盾
暹羅	暹幣二十五銖
菲律濱	菲幣二十元

右列寄費包紮費均在內照市價伸算後有餘奉還不足照補



預約初版中華景象者注意

本書原定篇幅，以重量不超過六磅爲限（郵局規定六磅以下可作印刷品寄），故初版預約郵費，國內收三角，國外依印刷品比例加收三元三角。及後增益內容，加厚封面，重量忽增至八磅餘，且爲避免中途損汚起見，另加木箱寄遞。全書寄費，遂照郵局規定，增加一倍至六倍餘，如寄往貴州者，本公司原收寄費三角，今則增至三元六角，而投寄手續，又較印刷品爲繁，上海郵局，每日祇能寄遞一百冊。以致遠道讀者，頗生誤會。因邇來讀者紛紛來函質問，特此奉覆，卽希察諒爲荷。

良友公司發行部啓

預約定單

中華景象

姓名

通訊處

預約冊數　　共　　冊

付銀若干

郵費包紮若干

年　　月　　日

初版三千部已全數銷完

應讀者熱誠要求

發售再版預約



中華景象於去歲九月一日發售預約，因該書成本昂貴，功程浩大，故定價二十五元，預約十六元，印數預定一千五百部，全書重量不得過六磅（郵政局規定六磅以下可作印刷品寄）。當時因鑒於世界不景氣象之濃厚，故預料千五印數，必夠分配。乃數月以來，蒙國內外良友讀者之不棄，預約定單，源源而來，至去年年底，總計預約售出至二千六百三十部之多。國民政府各院各部，亦分別訂購數百部，餽贈國外元首，以資宣揚國光。敝公司深感讀者之隆情盛意，乃一方電知瑞典紙廠，添購紙料油墨；一方於內容方面，加倍充實，聊副預約諸君之雅望。二月二十八日本書出梓，全書篇幅，超出預算甚多，而重量亦越至八磅。凡目覩該書者，無不交相贊美，稱爲中國出版界空前未有之大書。蓋不特內容充實，編排新穎，而裝熿之華麗，印刷之精良，更破國內一切紀錄也。乃自三月一日發售以來，門市函購，日售數十部，至十五日預約所餘三百餘部，已全數售罄。後來向隅者，催問再版日期，日必數十起。因念自本公司舉辦全國攝影旅行團，至舉行各地展覽會，及發售中華景象之初版預約，無不獲得國人之熱誠贊助。際茲再版本付印之前，爲酬答良友讀者之盛意起見，特舉行再版預約二月，自四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一日止。詳細情形，請閱後幅。如蒙定閱，務希趁早。

南北美洲及中國各省均有代售

本報價目

預定全年十二冊（另附特刊一冊）	
中國境內及日本各埠 全年洋四元四角	全年起算
歐美各國及南洋羣島 全年七元	半年不定
香港及澳門 全年五元	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郵寄費一概在內	

定戶注意；凡直接在本總公司直接定閱之定戶，如有遺失漏寄等情，請即函知本總公司函購部查補，至向各分公司或代理處定閱者，則請向各該公司或代理處查詢，不必逕函本總公司，以符手續而利進行，爲盼。

良友圖畫雜誌

（民國十五年創刊）

第八十七期民國廿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大洋四角　外埠另加寄費四分

出版發行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號

創辦人兼總理　伍聯德

總編輯　馬國亮

編輯　魏南潛　謝恩祈　萬籟鳴

英文說明　陸上之

特約代理

廣州良友公司
梧州良友公司
重慶良友公司
南京良友公司
廈門良友公司
北平良友公司
漢口良友公司
紐約良友公司
新嘉坡美美圖書公司
香港美美圖書公司
汕頭商務文明書局

凡由萬國郵匯匯款購閱書報者，務須同時另函詳列匯款人姓名地址。

40¢ A Copy **THE YOUNG COMPANION** No. 87

Pictorial Magazine

Published Monthly

The Liang You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Ltd.
851 North Szechuen Road P.O. Box 1722
Shanghai China
Cable: Lyoprinco, Shanghai.

L. T. WU, *President*
K. L. MA, *Chief Editor*
N. C. WEI, *Associate Editor*
Y. K. TSE, " "
L. M. WANG, " "
Z. C. LOH, *Translator*

應良友讀者之要求 ←

發售再版預約

中華景象

CHINA AS SHE IS

A Comprehensive Album

中國出版界空前未有之成功！

再版本

預約期：四月一日起六月底止
出書期：準七月十五日出書
預約價：每部連郵大洋二十元
國外郵費另加

初版本已售罄

初版實印三千部，除預約二千六百三十部外，所餘三百七十部，已於出版半月內售罄。





書高十三吋 寬九英吋半 厚二英吋 實重八磅餘

Young Companion No. 87, 15 APRIL 1934.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Liang You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Ltd., Shanghai China.
Entered as second-class matter April 30, 1931 at the Post Office at New York N. Y., U. S. A., under the Act of March 3, 1879.